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四

諷諭諸臣列傳總論

説士之名至後世而流爲諸家矣何則非時尚也戰國名在賢於十萬師士立談而都卿相故揣摩之家其價驟貴漢時猶有存其遺風者時六國無家不足恣其縱橫名六平平無所往往救之不克應自是失其眞傳世故無能以通侯賞上名而士亦遂無望以名市通侯洎宋以來士之名商于理平漢于文即便于塾即否説于二民之唱偶咒謂以自爲恍惚而已是故國策之運不尊而天下之所以揮此三寸者不强不任用余爲存此數口以留一綫云

諷諭諸臣列傳

吳客

吳客、失其名、張士誠負固平江、大將軍達等築長圍困之、久不下、降將李伯昇、係吳舊臣、令吳客往說士誠歸命、士誠嚴衛而須之入、揖上坐、曰、客何言、客曰、臣還得見大王、言便宜幸甚、士誠曰、孤往折節士、即何嘗拒客、客曰、所見非所欲見臣、安得見大王、士識曰、來何、客曰、向者大王之子弟官屬親戚啓處幕門遠、振旅者自以為韓白、畫策者自以為良平、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荒娛白日、縱色炫耀為謀、旦夕不知長計、而黄蔡葉三參軍、以迂闊書生、鼓舌惑

聽朕一軍不知步一地不聞大王深居養優飾太平無事之容臣故不能爲新声熟而諛咒庭門安所得咫尺容足地舊壘大王前也士誠曰、子乃今日見客知客曰、大王今日見臣非臣意士誠曰、非客意、即何以辱教、客曰、大王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伺城下大王起叱咤辟易退走勝破擊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使此時臣得進一言願大王不忘高郵辛苦罷淫娛作看煖狀仍豪傑量才任使明步伐嚴賞罰撫瘡痍謹斥堠以大力先計固守江淮常州宜興請全諸要害遣一介西與漢約合入左右難金陵即不然乘洪都之敝江左虛弱爲疾走魏

都故習猶可漁人之利晝江而覇與元運爭衡此臣之上願也嗟不及矣士誠曰今即奈何客曰臣有言恐大王不從士誠曰死耳何言客曰死足成名利子孫千古不恨且不聞漢友諒之大武昌乎挾有荆楚帶甲百萬鄱陽之戰舉火欲焚江左天爲反風身死師敗徒爲天下笑何則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今師臣疲憊智餉寡竭大王恃湖州援湖州失杭州援杭州失嘉興援嘉興失獨戀戀此尺寸之地竊恐勢極患生變從中起有犇大王爲壽于長史者大王欲死不得生無所歸語云噬臍何及此之謂矣竊以爲順天之命自求多福走一介之使自陳金陵願得從竇融

錢俶故事而大王開門幅巾待命觀盛朝之所以待陳理者嘗不失萬戶侯大王知傅乎得諸人復失諸人無損白駒故步背之下策今之上計爲士誠仰首況慮良久曰、且休吾熟思之乎狐疑莫能決

論曰、說不成白在也

秦裕伯

秦裕伯、大名人、元福建行省郎中、傳辯、善為詞說、有声河以北、元末避地上海、張士誠招之、不至、太祖下松江、以礼聘之、對曰、裕伯仕元二十年、背之不忠、母喪不終、不孝、稱疾固不起、上手書諭之、海濱之民好鬪、以裕伯智謀、居此恐有後悔、遂入朝、官之不受、復嚴諭、乃代受職侍制、上嘗與裕伯論學、謂志勿滿、量勿隘、意勿驕、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裕伯曰、誠如聖諭、復論武、裕伯本武經、稱使詐、使貪、上不以為可、又以諷諫聞于時

論曰、裕伯無欲、以訓辯聞也、物所持忠孝二字、奉嚴諭

而始受職。較青田輩。出處尤可觀。曰、以詐貪二字。塞明閒。是其所以爲諷諭也。惜從措之節。以自浮沉耳。而卒不及禍。

李實 王復 趙榮

李實、字孟誠、四川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爲人恣便無拘。懐傾狡。有口辯。初爲禮科都給事中、己巳、虜也先等擁上皇薄都城、遣使言和。詔禮部侍郎王復、鴻臚寺卿趙榮、走羊酒勞軍、不成禮塞歸、上皇復出去、虜再遣使索迎、不報、明年六月、虜令知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懽等復至、寔。慨。然。請。行。詔乃加寔禮部右侍郎、同大理寺少卿羅綺使虜、寔上事宜八、上曰、此難可以遙度也。寔捧勅書遺可汗者、不。過。通。好。絕。無。迎。復。一。語。寔請之。將詣白閣臣。遇太監興安。安曰、但奉黃紙幹事。他何與寔。遂偕綺通事指揮馬

顯、隨虜使完者脫歡北行、也先營大八里兀實至、宣讀勅書訖、也先曰、我送若皇帝還京、而不以大臣迎、而赦我奏使張關保姚讓、何以、實曰、太師名送駕。而軍馬不由關入。且肆掠。朝廷不能無疑。殘使臣。守關者坐不知。勿罪也。又曰、者盈不花二人、何以不返、實曰、但太師見曉而從。子尋父。他弟尋兄執。士積怨氣。南朝著令。獲一首級。得高官。無南使伴行。次何以知太師所遣。然則送差李實至大同。亦何以不返是曰、無有。既而曰、知之矣。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八里、從諸屍囊中得文書。乃是太師所遣邊軍。畏不敢聞。即。知。今。參。政。完。者。脫。懽。札。遜。隊。厚。前。使。何。以。獨。薄。太。師。

忝之矣也先首許又曰赦書亭亦不由朝廷指手寃曰喜亭須思以太師高誼欲南還上皇喜甚歟再沮而救令內訌殊失太師素望朝廷明正典刑為後來不忠之戒也先喜曰吾不忘爾皇帝晨夕知院伯顏帖木兒致恭敬即南朝遂得我能如是乎寃謝則引見上皇上皇皮帳布幃席地寢惟見校尉袁彬餘丁劉浦兒僧人夏福三人侍牛車一輛馬一匹為移營之具他無有寃等上紵絲四及糯米魚肉煠炒燒酒等物餘無所將上皇泣問三宮安否寃曰徃上皇深居至尊祇以過任王振及此上皇曰振未敗卿等無言振者悔何及卿等歸語朝廷急復我守陵寢足矣即

否徧戶樂也匿具請上皇引咎自責謙恭避位語質直上皇嘉許之袖出二書一奉上聖皇太后一奉上一諭群臣時伯顏帖木兒猜忌先幼子曰此與朝廷議絀者也實不敢對也先語寔速以大臣來大臣朝以至駕夕以歸且飲宴為彈琵琶吹笛兒按拍而歌筵設作好語樂之也先侫語賓我由上皇無以為即豈可汗我乃若此太次中間自褻與汝期八月之五日遣右丞把禿同寔歸畫調還山西大同提邊人馬以示信而尾聞主昔花已遣使入奏詔右都御史楊善使虜遇賓條來同恐虜鬭答俾應虜帖貳賓歸朝五府六部數請遣虜使把禿不報賓乃上言臣和議

事畢。佇迎復月期。出也先之口。今失。約。和。不。成。所。憂。匪。細。
詔以須搭善復命。遂促令把禿還幽、進善出塞、進寘右僉都
御史、上皇復辟後、寘時巡撫湖廣中、言奪職為民、或謂寘
在幽中見上顛倨、而詞又戇、上故啣之、而趙榮者、字孟仁、
閩縣人、正統間以楷書生員、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與
都城、賷迎駕、羣臣相視莫往、榮與通政參議王復請行。遂
以鴻臚寺卿同復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帶贈之。也先與
其弟伯顏帖木兒、環弓矢露及須之、既覲見上皇、也先以
其鐵甲、不領、却羊酒、取勅視番字、上皇取勅視漢字、也先
謾語後、必尔胡深于謙等來、上皇微曰、彼。無。善。意。可。速。歸。

既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直文淵如故、嗣揚善出迎駕、榮以工部右侍郎隨行、同事千戶湯徵勳、甌寧和孫也、衆方與虜語、不及答、徵勳輒先發、時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徵勳出、脫脫普花謂譯人曰、彼緊何爲哉、頃恨不殺之。上皇歸、榮轉左、及復辟、代江淵爲工部尚書、曹欽反、榮騎而扶戈。呼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噪。欽即日就擒。論功、兼支大理卿俸、而王復、固安人、趙家給事中、陞通政司參議、加禮部侍郎、出迎駕、不果、歸、累陞通政使、英宗復辟、改兵部右侍郎、成化初、以尚書出巡邊、後改工部、有中官爲四衛乞胖襖鞾鞋

後款小之。諮尚書余子俊曰、衣褲以給應調征行之士、使其刻日起程。非此則給冬衣布花、令軍卒自為之。况恩出內侍、國体甚褻。子俊歎服。時決王國師死京師者、例為營造塋塔、復奏國師故受賞賚不薄、冥出已貲、毋濫官錢入。以為溫体年、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論曰、韋璜命無廢迎送居前不成非寔曰古之能也碩所以告也先數語亦婉約入藉太上章帳席地時所言何如乃復肆後中旨輙奪寘抛天羽各避位誠此日合情之語碩坐是快快乎來冥報進念振死天順中而不平

楊善

楊善字思敬北直大興人也少補諸生好為人策事多權略從燕王內難為羽林舍人及即位使為鴻臚寺序班善儀觀魁梧音吐洪亮不甚通經術而談諧下氣衣樂從坐事逮繫尋得復官累陞鴻臚寺卿治第都城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時每集宴笑時稱善有鄭當時陳遵公之風正統中遷禮部左侍郎從駕土木北狩及還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以左副都御史從于謙營門進右都是時太上在漠北元旦猶循謁賀故事善獨流涕罔不念太上無纖芥為感愧且止先是科臣李寔假卿佐往也先通

侯、也先曰、察何不大臣來、是時尼剌可汗普化復遣使皮兒馬黑麻、速迭逆隅、蓋可汗衆不及也先、而知院阿剌衆、又不及可汗、君臣勢足。外合而中離。其內難也。利歸也先。數則均受。收急思議和。也先頗好名。恥倚虜。但令可汗及知院入使。則諸大臣無敢任者。善獨請行。于是中書舍人趙榮發曰、臣嘗如虜、識虜情、願貳善行、詔榮以工部右侍郎、從善。與之勑、顧絕。不及奉迎事。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己貲。不足。遍貸中貴人治裝。從以上所遺還哈銘、偕同往。院至也先所、也先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說善土木之役、倫何也、先六師抑何屠也、善曰、當是時、野獅古南征。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其甲、尚不為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解、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鈴机巧。多子佐。藥箭。兩頭銃。洞入鳥腹。遠七札。人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輒立碎。刺客林立。夜履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冀。之。無。用。矣。問何以、曰、和議成則徽欽若兄弟。誠無須。館伴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坐定、也先曰、都御史為通好來、抑為迎皇帝來、善曰、南北之好久矣。豈惟今日。顧我上皇荷太師鄭重。我中國臣民無不曰頌太師盛德。是以舉觀殞。而惟太師也。也先曰、甘者之禦、汝中國自詒之、亦知悔乎、曰、悔之、倘不滿逆振所誤。上皇身居九重。即

安得至此。也先曰、獨恭何嘗我馬價、予我帛則時剪裂幅
不足者、善曰、未嘗減馬價也。太師再歲益增。價亦不繼。頭
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
都〻。胡語所謂是〻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
請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亦有劣弱。
而貂皮敝甚。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〻。然則不與鉄甑、而
閑之。会同館中、來何曰、甑自嶺外。非京師有。一歲僅二絹。
使臣予半價。閑而不獨。皇帝安得知。譬中國向使者買馬。
馬價少。使臣不換。馬太師知之乎也。先笑曰都〻。善因復
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擄剽掠以數十萬計。而太師

之部也。豈無有血吾及者。若声叫天。天胡不聞。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今和好不絕。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盂喜。曰。者。因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善曰、已稱太上矣。堯。禪。舜。兄。終。弟。及。一也。知院伯顏帖木兒在傍曰、且留都御史、問還作皇帝、則送之。否不可、也先曰、我故須大臣來。大臣來。我要得食言。平章昂克謂善。歸爾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天下。後世。謂太師意重寶也。歸我太上而不索重寶。我歸朝。監修史書。修載太師仁德。垂名萬代。不恭休欣。即重寶要必不臚。令師前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善下拜

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勿敢廢明日也先邀太上其營行餞身彈琵琶令其妻三人行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益恭也先驚惜傾其下中國禮數遂以輕騎俸太上與善歸也先送出帳十數步返時虜人多戀戀太上不能割各行餞而伯顏帖木兒數百騎護行皆羅拜痛哭以別太上既歸而善以非上所遣者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才識心許之多官其從行子弟及善儲加太子太保善先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既以奪門功封興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尊加歸守正文臣、崇祿一千二百石、田藏、蕉領左軍都督府、嘗廕蕭李賢於上、再與吉祥忘之、精、間跡無何、卒、仍改封進侯、諡忠毅、四子、一為勳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採增、尚公主、為駙馬都尉、

論曰、善故機便、責以方正矩幅、不可得、嘗以事被逮、與章朴同獄、時挾方書者罪死、善與朴購、朴偶言家有正學文集、善姤、請讀之、朴不疑、出書、則叉以聞、於是朴死、而善得以佐復辟、觀此、則其比逆振及曾石無疑、頗無此機便而從矩幅、如不能全也、若光滿、且能陰薦李賢、

則諸比可無責爾矣

康海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陝西武功人、生數歲、與群兒嬉、爲嬉師。嚮。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笞之。明。日。課。御。案。無。可。笞。乃。已。就傳于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潛然泣也。弘治壬戌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於書覽而不誦。嘗曰經。籍。古。人。之。愧。也。有。道。爲。吾得其覽爲已矣。在史館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次及子史、以采入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默焉。欲同進者忘、僞以國老大、就而正之、海。不。疑。筆。削。而。換。之。十。存。一二。和。諸老成病海。與太監劉瑾同鄉、瑾以其文名、欲觀之、

海下與通時郎中李夢陽、為尚書韓文草公疏、劾瑾瑾捕夢陽獄、必死之、寄曰、念非康德涵無可以脫夢陽者、夢陽曰、死吾安之、何以累德涵且德涵必不屈瑾客強夢陽致二語德涵德涵救我惟德涵德涵為能救我海得書喜曰、我屈一瑾而活良友天下後世其許我即上馬馳瑾門門不為通、海呼曰、我天下士人也爾以鄉里速入、瑾致上坐、海不少遜留飲、海謝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幾何瑾愕然曰、願先生教我、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蝨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海謝謝且問曰、今三秦豪傑幾何、海默屈指曰三

入。不。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姦。勿。親。信。柔。大。納。者。甚。蓋。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其。一。人。先。生。乎。俱謂之猶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惜及海。此。一。人。乃。今。必。李。如。也。海。何。能。為。從。瑾因問之、海曰、海。不敢道。昔。曹。操。惜。禰。衡。假。於。黃。祖。殺。之。如。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鞾。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鞾。而。不。辭。容。物。入。虎。也。瑾。傭。首。思。曰。先。生。宜。謂。李。夢。陽。哉。夢陽罪當誅。海即趨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輒。赦。出。之。閱二年、海。之分殁、李夢陽為表其墓、有曰、海。識。有。所。以。重。夢。陽、何。知。有。瑾。自是海守常秩如故、瑾敗、海方艱歸、言官謝詔以海

為瑾嘗論羅海。家居。葛巾野服。放情山水。隱於聲妓間。有東山遺風。久之。大司馬彭澤欲薦海起。海答書以見意。曰。僕之不可於用世者有五。心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昏疾惡。而不能加詳。令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除識。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濆闒去門下者。以為賢能。僕懶散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入皆好修飾。僞恭假貞。而僕每率意逢怒。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力業。俱坤吟詩文以為高。僕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每因其戒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太拂。即拒而絕之。背後見其所受者。又不忍

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容。不能信之于人。自入有罪者之籍。稿閒淪落。留高薦。物之上。名陷九淵之下。每於中夜獨自歎惜。今又不倣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默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時宰首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此其不宜出者二。璞同鄉鄠縣有王九思者、以詞林出部、長文選、璞敢罷歸、與海同以風流自豪。九思所作詞曲小令。秀麗雄爽。海觀為奏之。一座傾倒。嘗大集名妓百人為雅。人各與賦詩去。兵曹郎楊廷儀、少師廷和弟也、起家還

朝過海〻喜叢酒引醉自彈琵琶唱漸詞爲壽廷儀徐謂
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吏司語未畢海大
怒罵若倫人我識手琵琶擊之格胡床迸碎廷儀狼踰走
免海遂入吸〻蜀子更不相見君子以是識知海之不能
降志辱也海之論文曰古人言以見志性情於觀皆可求
而得之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不自成家倚人門戶
然乃類諸諜人也耶君子不屑鳴而鷃鶻言陋識常作樂
章求得于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尤精于曆數隔
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鈐天時決傷寒人之危症
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愈不謬爲所親喪家葬

者點穴、陰陽家皆弗能敵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未來徵驗、非情淡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

論曰、對山使不爲夢陽屈瑾勢、必以不屈瑾大困、蓋氣節屼不可犯、即非瑾時、必歸臥中不易至也、誅一瑾而活民反究爲天下後世所許、五不可一不宜、是其自譜非激忤語、時有張志道者、字孟獨、以進士遊德涵欲大二人間、海卒後、其所著卒爲孟獨挾去、海有女、工文詞、爲蘭州孝廉張之渠婦、早寡、棄筆墨、撫兒光孝成立、及光孝筮仕西華、尚不知母能文、時有表姊某夫

入求爲墓誌毋不報毋年尤孝簡毋遺奮得二集撫
大哭以知對此文字傳於世云我回對山未進士時
以同鄉一入瑾坐瑾借以害內建曾使之曲投瑾天
之有變必參以戮之有罪宜示雨露以濡之此消長
至理劉公正宜息以濟其感瑾聞之憮然以不掐其掌
曰瑾素不聞斯言康吾兄也他日康艱歸被蜚浮報所
司瑾匿橐二千金某知爲代償之後翹望此見點一冥矣
嘗歷鄙深

李譚

李譚者，龍州土舍趙楷之幸門客也。楷兩弑趙宗，意且褰州人。賸得遺孤寶，諸督府請以為龍州後。督府白楷，定諭之。曹四且曰：古今李儐汝。楷不欲讓，乃為寶說。楷曰：都卿相與富家翁孰樂？楷曰：卿相樂耳。譚曰：不然。卿相位萬機，兢兢晰夕，一不稱旨，斧戮隨之。富家翁連田服賈，以規羨遊，袖紈襦綺，歌舞盈庭，目不接稼穡之艱難，心不涉案牘之糾轄。以此方之，孰與安樂？楷然曰：然則卿相須不如譚。又曰：語云入仕行樂耳。上官家法，公所習聞也。奉節防毒，即枕蒐尉水，非甲胄不行，入非扃鍵不居，寢從無促膝之

娛。勝。妾。無。更。衣。之。侍。一。有。戒。心。床。夜。五。從。粉。此。者。私。如。收。
監。揣。得。抱。情。擁。歌。鄰。鄉。遠。嘱。指曰、吾儕之、千金之子必立
垣。三家之市必稷戶。不為病也。我土官襟褧。凡脫褰王
法。微兵不待待徵之會。慮因不煩律例之讞。時睬。則哥屋
生。輝。揮霍而壯士夫色。不官何以得之。談曰、不然。土。家。豨。
纓。而。禪。有。風。地。矣。遂。天。年。無。慮。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淡。甚。
宜。有。是。哉。語曰、屬儕王。大屬、惡疾也。猶憐王者。誠憫生、而
惕禍也。猜。知。謀。鄙。坳。也。為。不。答。已而中動。僉謂府後諭遂。
讓。賓。訟。爭。誠。寶。
論曰、古。官。中。亦。議。富。稱。詞。家。乃。作。長。短。言。相。知。兆。

唐文獻

周文郁傳鈔

唐文獻、字元徵、號抑所、南直華亭人、萬曆丙戌進士第一人、授修撰、贍清辯、每註意本朝學政及名臣風節、侍皇長子講學、曲譬為多、晉禮部右侍郎、歷都御史、攝居慶國扶洪人倫、然書事起藩臣沈一貫、與禮部正域議不合、言官逢一貫、遂疑郭宗伯為之、事不測、文獻曰、四明頗好名、宜有以怵之、舉同志入四明坐定、曰、相公能贊天子喜怒持國是、幸甚、四明蹙然曰、不敢也、曰、相公不使人人知之、相公不救正人、人知之矣、四明以言激益驚、則又曰、郭宗伯海內交口清質無他、閣相公有意挫之、挙暴其冤於天

下以見正人亦無觸不諱而相公之救正人有辭也四明驚色請獨對不能得召曰無是曰固知無是也而諸臺省所欲爲具爲相公派之則奈何四明探若酒地質天一貫爾爾有如此若文獻曰宗例故不免文獻輩不能持相公若皆天下也曰奈何曰相公不力就此獄即是有遺興此獄幸無以疑救正人此關天下萬世口不朽也曰此當以綫得之矣獄參辭華司理以抗疏牆救誣郭獄李黃門近以論推惱觸怒廷杖文獻俱爲閣旋謝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論曰四明頗習事而不能於同官經因及正域此明覺

之所由始也元微即以危語中之頃不如温語待之曰如斯言不宜聞、則益增不如姑言不之聞、益驚且大不聞久自露也以聞使絕之非計以急聞使酷絕之益非計歟非徼生死當作何下場而元微頗未及此、

沈自徵

沈自徵字君庸、南直吳江人、幼佻達、父甲南京刑部郎中、鎖書室課嚴，徂則穴竇出，且復坐室中哦，課辦，所受父生產浪且盡、磊落自負，雄辯，譚兵事尤酣，九邊形勝握麈娓娓，詳略始末悉，友有全史若未易竟讀、更番置几上、自徵每至，輒丹鉛之，積久、無不章句經評騭者，友笑曰、余書，君，竟，攜去，為文據案直書、格無定体、尤長北詞、崇禎三年、遵永破、兵使者張椿、引自徵幕府、出，計，復遵，永，不居功、時督師袁崇煥以失事中疑、重兵壁城下、不入朝、大司馬慮其激也，檄自徵出見崇煥、偵之，與騎三百、自徵曰、無為，有，

騎盡之矣耶維城單騎往望袁營厲聲呼大司馬有話致背師軍中以予一人不戒斂定從容曰天子新踐祚不次擢公藉鎖鑰不可謂非知己崇煥引坐稍近俯首聽自徵審崇煥無他因曰報知己有日功以迹狀自懇崇煥聞此語爲氣息容與頗曲飾自徵曰執以此過悉在廷式而所不釋然于在廷者公列營城外不只一內陳諸士馬果公能自爲東西手崇煥遽然曰是何敢自徵益知崇煥中虛乃復盡言萬一臺省含沙司馬投杼即天子敬原公不可得公寧不爲門戶計且也島帥文龍死至今天下惜之冀公立功自贖而不然者何所恃以無恐嗟再嫁之女自言其貞

夫詭詐之不如自歸乞一面收之桑榆。僕所為加額惓惓之也。崇煥改容謝、請即日入朝、自徵曰、勿遽。願先入白之。說廷論稍異同。萬不能借公作好也。于是百口司馬之堂。天子召見、賜貂裘玉帶慰之、究以罪不赦、伏誅。自徵居京邸十年、踪跡不一。或名媛麗姬。奏歌舞。綺羅珍錯。眩耳目。或獨卧敗席。廚鹽虀數莖。或有見其峨冠大蓋。三公九卿。前席請教。或又見其窮巷淋襟。呼盧唱酬。追逐鷹犬以為樂。總莫定其為何如人也。晚年歸吳門、營沐居、層甍疊棟。雕欄錦綉。居然富貴豪也。以其餘分丈知交。不厭重複。久念毋氏早喪、盡捐其資產、歸禪院、資毋冥福。仍洗手。為窶人。隱

太湖僻地。茅屋躬耕以老。庚辰、大司成以賢良方正辟、不赴、

論曰、居庸其遊俠之林歟。所草劇本為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合名為漁陽三弄。又有冬青樹一劇。聲情激楚。或以擬文長徐渭云。而不如其豪。

晏之旭

晏之旭、字光初、浙江嘉興諸生也、乙酉六月、從吳易起事太湖、潛走浙東、請兵、會國勇張國度入杭、間以爲且就擒于魯、廷臣頗信之、旭奉吳易疏、廷爭之、事遂已、先是、陳子龍司理紹興、常以罪坐鄭遵謙外婦金、弗赦、至是子龍將往浙東、渡使之旭釋憾於鄭義興、曰、往者陳司理以執法之故、開罪將軍、不能爲將軍遂私情、圖渴當今將軍以使手奠九鼎、功在萬世、大務遠者不恤近累、器大者不存小器、而又側聞將軍之誓師也、曰不存私仇、今屬戲下任驅馳、保無睚眦、未好於將軍、平日者哉、尉少年而俟仇方

古人之所以為大度也義與曰諾僕方承教於司理前事
何足云之旭還報、於是子龍果擬東渡、而越事敗矣、明年
丁亥、復遊說於北鎮松江吳聖兆曰、臣從故吏科陳子龍
來致賀將軍聖兆瞿然避席曰、其事本朝無狀日怫怫、何
足煩之旭曰、臣聞朝廷以將軍大石功懋將軍爵上世券
無數、將軍獨不聞乎聖兆曰、無之矣之旭曰、嗟乎臣之勢
蘇屬將軍也未得其退也夫古人一語告姿食邑萬戶矣
以帶礪將軍以前朝雄鎮一旦委命百戰賈創日瞯疆土
而未蒙遂陽一較之僨然則今朝廷之成將軍者大矣聖
兆頫首謝曰僕未究其說之旭曰諾云功高不賞厚徒不

報。誠以將軍之功。宜進通侯。南面十城。左建趙女。右列吳
姬。珍賜稠疊。勞苦有加。所以沙上焉而嘉擇主。而有南訑。計
於。朝廷。者曰。關東之士。即先登。下賤不。失為扈從。天明。君
誼。辟。無不厚故人。而私於其鄉。誠以其素可信。即肺腑。無
二。也。今此殊林巢蔽。棄其主。而半道來歸。即失知不。以前。
者。視。今。一。旦。挾。有。尺。寸。自。為。風。雲。即。不。然。趦。趄。擅。制。抗。不。
用。命。奏。請。無。厭。根。據。難。拔。此。時。而。果。為。子。孫。計。不。得。不。勇。
割。前。勞。付。之。於。一。擲。是。故。早。行。裁。制。使。得。僅。保。妻。子。終。天。
年。報。畜。而。恩。長。故。曰。武。將。軍。者。大。也。聖兆曰、功罪豈無定業
哉。過望。爾、何至是之旭曰、驕木也。高鳥良弓之。閑

之　矣。彼韓彭之不終。豈真有異志。睍漢。黃天下已無事。此英雄未去。誠可懼也。聖兆曰、彼皆不自善。故不及後。貴而能謙。所以長世。之旭曰、臣之東家。有女再嫁。彼自言。吾割股為後夫食。吾織髮為後夫衣。貞者過也。女而里閒不信。何者。重趣其中夜之所思也。今將軍盡忠於本朝。可以矢日。而本朝終不釋然於將軍。以將軍中夜之有所思矣。聖兆沉吟有間。乃曰、以先生言、且若之何、之旭曰、如臣之謀。不宜聞四耳。聖兆顧左右且退。長跪請教。曰、先生卒何以教我。之旭曰、志士立功。賢者務名。以楊子雲之才。不免莽大夫之書。君子傷其不卒。果欲生榮名而

死。而食不如坎策。擇所向而無與俗同。今東南之人心未去也。採看而自制者。林澤皆是也。將軍之所部。皆就諸鎮之逐財逸步也。而田橫之自窜海上者。尚數十部。即建旗廣地。勇猜不律。而未蒙享報。皆如將軍。其初。盡出不得已。今欲行。其一旦。所得為者。可一二數也。誠歃血盟。永渡勝國。故年月。擇地而起。約期兵會。獵於金陵。而伏林澤之操首者。各職其部。使不獲湘擾。然後馳檄楚豫。撫蔡閩粵。使

應援。聯諸壁於洛陽。次第而進。而間走平西。俾持

是天下不足圖也。而將軍為首功。御王寵

揚名於無窮。漢之為鄧。唐之郭李。

一日以微故尺書召將軍八百口無

前識之言而徒負萬世不諱之號身名債敗爲

天下笑、塡書隊吏部之所以慘、於將軍也聖兆于是與

子龍盟出粮艘海上陽爲失風。接濟島中。久之、島將黃斌

卿張名振棄約四月十七日、島兵先至、然後內起、尋失期

敗事、聖兆死、案子龍患、戍否之旭常爲子龍謀議當知某

還逮南都、與四十三人、同日遇害、之旭別字賓暎

論曰、寶謨平陳與鄭。曾楷與左尹抵足論事。左尹曰、

足下能以武林戈倒吾服若古。寶謨曰、依理而動服勢

而折彼識不奪、即丞岳豈薄于心 按寶謨係華亭緩公

之光。弟振筆珠琉。兄驗猴鏗敍。手。口。一。寀、。戚。矢。忠。鄭。或田之旭國變。衣冠死明倫堂。或曰死明倫爲夏殷英、字寶木者也。當是陽乇尹改（時殷英）名之旭。而寶讀即寶木之誤書。非有兩人。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五上

清介諸臣列傳總論

清介與安貧樂道者異必以簞瓢勇責端木端木久不預
吾壇之列矣其理高而無徒寡福享其微也少恩不足以
使人無能大有為而社々能令鄉黨婦豎悲號奔走趨為
之死韻善物者軌不純任此夫天道三陽初開實樸而施
被物樸藹使人望不見知此時百物以生滿前華紛總是
有餘及至秋空萬里日月逼睟而近纖絲不作無可縣遯
一統冰壺乃百物自此而死義之單行近於刑名惟與仁
不而剛柔合運天道以窮然非骨堅生胸

推骨之能。不克母此一八下故多蹈坎履患者

數。坑塹之中、如黄石齋文道隣以往。皆其選也。特。黄。文。死。浮。

其。所。哉。乎。以。入。之。雖然、諸善從潔廉而入。嗟、求入品於泥々

污泥之中。豈可得哉。

清介諸臣列傳

劉崧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十歲能賦詩宋濂稱其文如大司馬家貧力學十六授徒十九游南昌与李叔正並和鄉等稱十才子復走楚浙詩道益至正中舉明經進士避地去國初以薦起改今名方在田中摘果歸投兵部郎中稱職出副使北平招撫遺黎綏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讞獄必以情興學教士甚有政績坐事為胡惟庸所中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上手勅召拜禮部侍郎攝堂事尋災異數作十四年遷尚書改司

堅苦。所居半覆以茅、

益。終身癯。一被。不北平、昔為鼠所傷。始更置。既傷者。仍補。

葺。衣敝。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每夜孤燈一榻

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一生積俸止九十金。訖卿

入。沒之。不聞。搁覺不能自養者。尚賙給之。所著北平志北

平事蹟及詩文若干卷、而職方集行世、弘光初、追謚恭介

贈卷、

論曰、劉子高勤國初。匪止以清介開也。時亦不得不

以清介自全。而子高更廉謹特甚。化繼繼新。瘠瘵作

矩。前負鮮飽之時。夢不聊饑。好敵。論清介者。于中葉。

為。吏。難、謂。人。必。和。印。獨。否。也。

羅復仁

羅復仁、江西吉水人、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僞漢辟爲翰林編修、絕跡去、壬寅、杖策歸九江。從破友諒於鄱陽。齎蠟書、招袁臨吉饒諸郡。諭降武昌。擢國子監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丙午、使山西、曉譬擴廓。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諭安南歸所侵地。却其遺。上益義之。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性簡樸。嘗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至操南音以對。上顧呼爲老實羅。間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几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内。遇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上悅、厚賜之。

性

雖粗率。忠直可喜。賜出布疋。放歸田里。久之、復名、秉脩至
京、奏議江西秋糧軍籍等事。有玉堂唱和集、子養蒙、孫簡、
論曰、老宦羅不肯用偽漢。知。天。之。大。者。也。出使不辱。又。
以。膽。得。之。豈亦不貴音訊歟。可以發詞辭。抱兀操筆。儉
習耳。

道同

道同、北平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為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同性峭直廉、潔、氣宇雄岸、為為母井旨、自奉粗糲、是時干戈甫定、軍衛強橫、需索百出、從吏動違答系、前令不能堪、同至、一切執法、撫民如子、時永嘉侯朱亮祖總軍嶺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撓、有土豪數十輩、借鈔法行其意、珍貨過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以為撓法、擲發官罪之、同覈實、捕首惡、械繫通衢、令衆、諸豪賄亮祖左右、詣亮祖求解、亮祖召同言之、同儼色曰、公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次日、亮祖過衢、放械者、

也求免亮祖遽釋之會邑有富民羅民納女於亮祖其兄
弟每怙勢凌爍同復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笞
同同遂歷數其事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
不知先命使取同首級道同奏至上以其職卑能直言大
臣過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
上聞之悔召亮祖歸罪居江寧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
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本語同釋之同曰徐
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同死吏民奉主子家祀入以
告有卜輒驗
論曰永嘉脫械奪法是無令無令無上而又縱所納女

兄弟。是。無。國。有。家。卒之被斃而死。香滿衣背鼓。注。同設
生猶是民。卜瓶驗。是其為鬼。猶能示人。趨避。而何況生。
時。

王敏劉敏

王敏、字進德、浙江寧海人、氣剛。有廉隅。居家孝友。貧好學。業、置盃水。輒引吸。休休然若飲渠內。都共其友讀書室舍中。夜半、隣女叩門、友欲納之、敏。厲聲不。可。女慚。去。同學少年飲酒讙笑。聞。其欬。步。輒起。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時達大學生分教北方、敏得太原、外官見秀才從京師來。屏走伺氣息。其分教者亦多傲。狎視吏民。敏獨以禮。自約束。少平。時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以計敗之。召敏置婦人壁衣中。酒酣徹去。敏。猝見。婦人。狂呼。排闥。得。廄馬。走。脫。有詔名諸生郡邑宰厚賂以塞口、或上數千緡、敏。揮。無。所。受。揖

父。孝。上。車。去。後諸生賄敗、欲獨免、拜御史、例去、再起為刑部司獄、生徵法輸作、赦歸、暴疾卒、

劉敏、北直肅寧人、洪武三年、以孝廉為中書吏、搴以小輕罪。出龍江市蘆蓆。且歸。然後入蒞事。卒為掌。素纖嗇。衛以奉母。入或職亡遺以青磁一器。懸于梁。候其入復至。壓郄之。及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役官女、歸于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敏。即。貧。何。為。德。此。吾。母。不。食。矣。十一年、擢工部侍郎、勤于其職、尋改刑部、讞獄明允、出為徽州府同知、卒官、

論曰、二敏介哉。無官人之樂矣。前敏以礼自持。肅官加

後斂以勤自勵。砥家貧。大小微分。梁景濂稼衡江琟故。
受。祖。既。作。不。用。撤。衣。纏。綾。卒。以。窮。死。亦大小之間矣。

凌漢

凌漢、以洪武十七年舉秀才至京、獻烏鵲論、稱旨。知會稽縣、以事繫獄、不決、適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上知漢無罪而晟滯之、械晟還、擢漢。漢思來。擢御史、按陝西、陳民病數事。且云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專之。此在春秋戰國時則可。非今一統。所宜、恐啟大臣專擅之漸。上嘉名其子賜鈔及衣、漢剖獄平恕。他日、晚獄者遇諸途。奉以採金。數不受曰、律有一定。我非尔私。入此。子私我私不宜。私自私更不宜、毋污我。上聞之、擢右副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漢與議多不合、輒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積杉、還朝、徽嗾御史桂滿劾

濮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改禮部、上以濮年老、命歸田里、濮叩頭曰、臣聯秘職、生死願下、上許之、復起為左贊善、又拜右僉都御史、請致仕、歸河南原籍、伏地曰、臣徵在時、臣何敢歸、令徵伏誅、然後奉命、臣樂也、

論曰、濮以儒士徵、授司經局正字、上知其長於政事、為擇徵、擢御史、及為僉左都、驕尊、則帝鑒亦稍尊矣、或曰濮出言頗不檢、人或以此少之、

陳賢

陳賢、字廷傑、江西南昌人。洪武中、辟為郡學訓導、著有用學箴。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二邑、七稱得師。兩典閩廣文衡、永樂初、徵預修永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在局凡八年、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皆譔頌、薦其先。各奉旨上名禮部、賢獨謝不上。曰、吾職儒事、宣聖、不敢他。或諭賢違詔不忠、忘親不孝、衆危賢。賢曰、吾以此得罪何恨。有旨不問。江右藩臬交薦于朝、不報。是時朝廷方以學職為重。賢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至京、卒。湖人肖像學宮、俎豆之、稱為古道先生。

論曰、賢四十年寤寐宣尼哉。子。之。所。慎。齋。當。有。別。解。

亦。正。以。是。解。

胡壽安

胡壽安、洪武中、以薦知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樂、性清儉。在官不嘗肉食。子自鄉里來省父。留署兩月、烹二雞。壽安大為不怡、曰、吾居官二十餘年。此所以者何為哉。猶恐弗克全於始之志。若大嚼肥醲、寧無吾累。三年大邑、不可攜妻子、或曰着好名、難為著妻子、壽安曰、吾見清者遇事以名者自知。乃釋禍而盡敗之。家之人不身其責也。以擾為常。所以等不敗。使後人追論胡某保身潔而令妻子賤。即願不自敗之。

論曰、壽安所以治三大邑、不亂。所以治其三大邑

之官合豐遇則慮先矣以三大邑之官聽三大邑一辭以
三大邑不聽三大邑之宮又一辭

魯穆

魯穆字希文、浙江天台人、永樂二年進士、穆爲諸生時、嘗大書座右、咬菜根做事、登第歸、絕迹公門、比還京、有司每具贐贈行、固辭、不受、拜監察御史、獻陵監國、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楊文敏榮時執國政家人有罹于法、穆不稍借、人稱魯鐵面、雪漳泉人壹二大冤、遷文敏聞而賢之、薦爲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卒于位入官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無以斂、公卿爲賻棺衾、後追謚端毅、

論曰、菜根中藏有鐵面、

魏驥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父希哲、知上高縣、德威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九載滿考、以乞留、復任三歲、預修永樂大典、滿為太常博士、從北征、宣德中、歷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選政、驥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無勑旅慎、嘗過閣、振於途、不避、東贊振方怕而已、振以其素、不較、居官舍、第惟一蒼頭自奉約、上知不屈振、問驥、亦知不敢誅所予、驥曰、臣遇王振揖而過之、以為恭矣、上曰、即何不避之、曰、臣忝六卿、而下關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上為

嘿然。考察南京、携空橐復命。藏倅數金。其里中同年子刑曹郎某、無所封識、郎諸之、縣佛曰、何待前輩之薄也。將歸郎有女婿、私取其倅、如輕重、贗補之、既歸、縣知為贗。縣大知。之。會銀工私縣袴頭曰、工在金陵。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贗金。無是耶。驗金、果然。縣詰之。勿泄。此幾何。兩。竊郎。不慎也。會郎改外知郡。謁縣求狀。縣曰、君為人練事、治司空成且書精審、何郡足為。第須備餘。念中、難從。邇。勿易。郎念縣言。疑之。已。舍中人稍稍露贗金事。郎大慚。及入覲。奉償縣。且謝罪。縣不受。曰、金具在。無贗者。郎益感悔。歷南京刑部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修戰守。鐵內瑞麦白兔之祥、却勿奏。天

早恤刑、有男子網所冤、法司以其年少、欲殺之、驥曰、閒獄詞、巨惑也。天旱。從此獄決。而雨隨至。景泰元年。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下士也、曰、須之、行冢宰北矣、驥曰、子位擬轍將至公。獨私我乎。竟致仕去。乘小舸、往、閱津其子稍五伏舫頭、驥曰、猶重此耶。命去之。家居布袍糲飯兼二十年。或戴笠課田。與傭畯襍處。常入郡、道衛官舟、官問之、蒼頭答魏公也。官不省。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省。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成化中、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鄉。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援鄉里。詔方遣行人存問。賻羊酒不及。則請如例祭葬。使者至、驥有老妾。詰完。忘之乎。

兇。乃。詣。闕。辭。免。上曰、老臣清儉。貧沒尚爾。嗟歎久之。賜朴

不勝衣。而好學不倦。孝友刑家。信義重於鄉。謚曰文靖。

論曰、介必隨。乃容物。清不忘名。乃使人不知。賜溺于學。

然。辭家學不難。辭家學于吳泰之元年。其有溺見于

廟。堂。之。政。也。所為先幾之哲。非欲。君其萬尚斯文。捨剝

道叔江䜣。已自汲之。諸生舍學者夜同之。開樸茶酒相

戀皆。三鼓必撰術以隨。于是次其門者多顯秩。時有王

貭者、少有敏官、薦授御史、歷官刑部尚書、飲蜀人呼為

王。青。蘂操等而年加長。

王琦 妹 項麒

王琦字文璣、浙江錢塘人、以永樂中鄉薦、歷御史、山西提學僉事、改四川、病歸。宣德十年、清苦。嘲曰。并日而食。鮮衣爲衣。有司以其貧。歲時候問。堅卧不受。郡太守胡濬列狀于朝、詔賜百金。以風廉節。琦。固辭。大雪。僵卧。竟中。饑寒。卒。救坐饑。妻急取二金環。請易米。琦駭安得有此。妻曰、頃君爲德于某、某以儀報。知君必卻。妾念飢久無粟。勉受此二。不令君知。琦。佯喜。携環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質環。也。肆不受。我擲之。淵矣。妻私泣曰。悔不倩人易之。琦妹適傅潤爲保安知州。潤忤太監王振姪顯順。振怒嗾邊總

兵妻淵備糧、劉若、累以死、喪不能歸、州人歛金為助、琦。妹。嗟。都。之。會爾垣兩圯。露銀器數件。咸謂天所以報蕭吏。琦。妹。御上。之。官。園。下。取。官。為。歸。其。喪。君子曰、誠。哉。琦。之。姊。也。

項麒、字文祥、浙江仁和人、景泰七年、鄉薦、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中、應詔陳五事、其言崇節義。大約謂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亂。不至奮身死義。乃甘屈膝苟免。致仕、家居二十七年、甘貧。長吟以為遣。初往、寄居。官為授一椽。閑卧歷寒暑。忽有平湖令賚百金叩門為麒壽。麒。驚。震。絶。令曰、乞為我從都憲一言。長跪不起。蓋令以賄敗。都憲面請責之。曰、郎若事不學項正郎乎。今誤以都憲示意。將為麒地。

蓋。長。跪。不。起。也。麒。厲。聲叱。之。乃。去。已而卒、撫臣唐鳳儀、以麒與王琦容清節里。故有。襦遂。良祠。並。祀其中。題曰忠清。至今稱忠清里云。

論曰、忠清里二百餘年矣。甲申後、撫撤其祠材。別營滿城。仁和令張能麟、百。懇。免。撤。由以風世。二公遂乃遂良易世三不朽。而琦妹亦、因以傳。

陳諤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性剛果。彈射不避權貴。嘗奏事、聲節遏宗。帝惡之、論餓給事數日。奏對如初。乃曰天生骨、。嗣見。每呼大聲。秀才。嘗直陳觸怒、命瘞土中、露其首。不死。復職。尋轉吏科都給事中、又與同官言事、忤旨、削職供役象房。同事者先畢事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會上至、問及、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且貧、命復官、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六何、竟坐事、終松江府同知、諤為人鯁介。然性喜詼諧。方被瘞時。謂守者曰。吾今日乃為大獲所苦。守者問其故、諤罵曰。咄。嗟。汝

尚。不。知。事。朝。廷。疾。人。當。以。擁。覆。之。令速死。瘐者如其言。稍
得厚佛不至死。
諭以餓給粟非法。瘐給粟益非法。永樂時猶存開國
意起之刑。而不能棄其措作。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文淵閣、凡永樂大典及高皇帝實錄、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敬宗皆預、改翰林侍講、宣德改元、纂修兩朝實錄、轉南京國子監祭酒、敬宗德望文章、久爲館閣推重、及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于朝廷、時稱南陳北李、李謂時勉、顧李寬平得士心、而務嚴好禮、不如敬宗、來忠徽嘗相二人、假令並立、已公定、曰、功名將敬宗、儀狀魁偉、美鬚髯、李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官祭酒、並著聲、敬宗喜飲、過量、元生嘗顛中

武伺之見欽宗拳握最謹瑺振傾慕欽宗欲致之不可得
令周恂道意欽宗曰、忝為八師表而謂中貴人他日無以
見諸生恂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公何不先之禮幣
乞書彼將謂謝振遺欽宗甚勝永書程子四歲欽宗走筆
了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遂遷官如也景
泰元年、致仕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程子四歲中自無屈節闒茸光世拳握不羇也頗
遲諸生少恳、以病告者寔其詐、出縣之因而故者亦
不知恆也以故門下一登仕途、不復念、遷諸道似不
識也、殊少援受之情想古望無此律例、

陳銘　劉寔

陳銘宣德中為故城縣丞。時上以內官奉差者多貪黷，為民害，特遣太監劉寧出按，合處取其贓，案籍其人，解送京師，歸經故城，銘但知初命，不悉寧之為內官而出也，因閉門拒寧，執寧無禮，御史以聞，逮京。上曰：丞固有罪，失誤朕旨，使復任。侍臣訛銘孫長，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悔。

劉寔江西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十載視卷，願居教職，不允，出為同知金華，貧窶偶以直節自知，懼順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陞南雄知府，治為嶺南孔道，鎮官稅乃賦外不禁，一錢偶中貴過嶺，以僭擬使，輒加可辱，若以語

不辭郡入覲和珅入護送出中貴怡閱其東光發奏寔抗
疏陳和大不敬遽繫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
家口自隨粗糲辛苦不忍勞費吾民自爾斛許天使上亦
敕問寔無他天憫五年卒職寔善著書公餘無不筆墨自著
繫中午夜自得輒然燈起書或竟至達旦生平清苦自好
皆不失爲權偉

論曰時内侍猶不至知逆根時亂焰也宣廟劉寀之遠出
揚歷且以寔清謹寔與御史同奉[illegible]帖行雖然不遭[illegible]耶
更善矣故城門批南雄衆尋報之都察院揩兵跪伏階下惕
息怨殘嗟夫淵矣

劉儼

劉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領永樂鄉薦潛心二十餘年正統壬戌擢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性端介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侍讀與修撰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並以其子私屬儼儼不為地則大恨文奏洪武間殿試不公上試官悉下究問今成臣子倫入試順天誦文於臣臣擬為前茅開榜落名至所取多倫絕多乞依國初例覆校奏脅循以奏洪武中劉三吾等主試題有譏諷忠恐等字并被取不公御史劾奏治罪別命覆考永樂中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

範九疇、備經論題、御史劾奏、別命覆考。今歲順天鄉試、累
有冗悖犯諱字、易題、故犯聖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
經、士習他經者不解、且閱主考儼臨文多耗、以致負任甚
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敕多官再加比較、以定去取、有旨
覆較、大學士高穀方病告、強起朝參、朝退、請謁門上、奏事、
同。而陳儼監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重違二臣意、命
穀乃與禮部取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倫瑛差等互殊第
驗中式舉人擬殊異二卷、批語筆跡、兩有嫌疵、帝許倫瑛
為舉人、下諫并本經考官獄、始宥儼不治、於是六科給事
中張寧等建翊循大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肅士

為國家持正論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聰臣聞宋
范質為相從子杲求遷作詩譏之韓億為相子維舉進士
以父任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
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貴胄采駁進馮退沈方今
舉勝得失不可知濫進之風如何可勝上是言官第以大
臣、胥置不問、高徽以忤循文、乞罷不許明年、洪宗後辭、循
文得罪死戍倫咲送摘命儀署翰林院事且大用之竟以
病卒、贈禮部侍郎、諡文介、儀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
十指貧窘者為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倣范仲淹立義田先
祠之左鄉有貸悉燔其券立朝侃、交必正人為邪者

面叱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間倫後改名宗彝、仕至禮部尚書、而為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論曰、劉三吾時。以南北卷故。閱天下士遲。而循方大艱。為其子安得引例。劉吉水儒。亦自感。二十年潛心下狀。輕來造化關門也。是後逆有引嫌、例煩嚴。至江陵相業。以是時掛物論。春秋訓世家。時無科舉義。惟登公院。以糊名而又繇以其例哉

況鍾 能蔵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以○吏○起○家○事呂尚書震○尚書薦
授主事○宣廟中、擢知蘇州府、授璽書、俾○便○宜○行○事○初視篆、
陽為不解事○諸吏抱牘環立○鍾左右顧○須吏少口○吏所欲
惟行止○顧諸弊悉識之○通判趙忱肆謾侮、不○校○於是吏竊
喜○謂太守其家人○月餘、鍾大會諸寮○出○敕○宣○讀○、○至○府○有○
寮○闇○不○法○聽○拿○問○傳○句○諸○寮○為○暢○息○不○敢○仰○視○禮○畢○出二
簿○立呼里老○其逮以善惡告我○旋○召○諸○府○吏○悉○前○大○聲○某○
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入○賄○若○干○某○日○其○如○之○命○引○出○擇○
左○右○猾○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

為百姓殺賊。鼠輩不為我盡力。高之亦死。不死。若輩死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郡中不寒而慄。置通關勸合儔防欺詐。痛絕衙卒之為姦橫者。令民輸衣必以禮。諭皆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蘇賦重。官田尤甚。鍾為奏減重賦。獲與閣文襄忱畫減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鄉夫簿。防非禮需索。大抵鍾為治專戢豪猾。撫良善。並恤門下士。拔片甚者。皆獲收用。廣詮之採。一應不津。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詔許再任、有鄉亮者、率付火鍾、因上詩二十章、鍾欲薦其才於朝、而門有揭歷名數亮、鍾益不顧、薦亮。亮卒為監察御

史。楊文貞贈之詩、有四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董遼張益州。鍾剛果欽遠。不畏強禦。嘗上奏占地拱御史爭相見儀、弗怫然度量廓如也。與學樓士。藉人至今誦之。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于范文正之祠。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者、陝西朝邑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

論曰、以吏起、必矯以見節、鍾之志也。顧非呂尚書薦安得簡書便宜。又非周文襄為所求必得安能達畢久遠用之。而後澤遂其用。是在被識之者矣。後蔚能亦起吏

其請曹之間哉。況在部中時、舉薦宮保張宗璉、富順曰、鍾和萬宗璉。亦可謂賢矣。李南替故得和其所得。和不止呂園之爲之鄉賢也。

軒輗張悅

軒輗、字　　人、以　　中進士、公事至淮、使小刀、尖水。褁。袍。而。見。有。雨。有司急治衣以進。必不受。仍炙乾衣服之。為監察御史、清、及按察浙江、四時但青布袍。綻則綴之。至不可綴而後已。蔬亡當不給。或坐理堂事。以一餅過午。與寮屬約。三日乃共購肉斤許。諸屬不能堪也。安之哉矯迷過訪。最厚者。陪吞一雞。無兼味。閒親老。即日棄。僚屬尚有未知之節。尊情漫。任歷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持愈堅。前寇異諧僚。必不赴。以歸之。必不納。

張悅、南直華亭人、性清約、承居謹愿。以進士居官。奉不欺

爲。李提學浙江、不。任。糊。名。舊。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時
太監尚銘居東廠、氣灼、悅熏使入朝、獨。不。往。謁。銘。佐吏部
選政、清。替尚都机務、李、謚莊簡、
論曰、輙。迂。有。不。畏。乎。清。者。而。清。見。不然、觀悅先生謚安
得威贊留都。

葉宗行

葉宗行、南直華亭人、永樂中、以布衣從夏尚書原吉治水。遂薦知縣錢塘。錢塘劇邑、民困徭賦。宗行俾民自占甲乙。循次呼之。役以均。偶坐右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詰蛇。即豈有冤乎。吾為若直之。拘蛇行入一飯肆中。爐下發之。果得一屍。乃肆主人貨殺之者。以抵罪。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柁腰下。有石不沉。求抵故入者死。仁宗在東宮、亦聞其治行、每為嗟嘆、按察司周新、風采嚴峻。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衙舍、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分少許去。明日召食之。曰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

流。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設
恩累日。為文祭之。
掄曰、吏能發奸類有神應。座。右。無。蛇。治。錢。塘。不。成。乎。大。
錢。塘。治。而。後。神。之。也。嗚。呼。難。哉。治。水。矣。

劉實 蘇琳

劉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以庶吉士出通判金華郡、早、賦不上、民至鬻子女不償。實爲疏請寬貸、貧民不能葬。或棄親中野。吏爲厲禁。勸有。力者。收。瘞。之。野無暴尸。考滿去、有。羣狸。稱。謝。于。道。良久不散。乞便歛戢、不許、內艱哀毀、廬墓側三年、起順天府治中、景泰中、以薦入翰林脩書、性剛峻。意所不可。突觸達官貴人。弗顧也。方操筆時。預人作不佳。輒失絕倒。聲徹閣陛。人亦以此恨忌之。天順初、以最三考、陞南雄知府、取稅額之羨。脩郡學。補植大庾嶺松數千。至今猶古可蔭也。不入橐一錢。未數月、有中

使出嶺外、遣騎先覘供帳、頗不辦。騎入見實、〻復不需接。騎怒、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片他騎亐倒左右、立長吏謂畢、畢寔詬辱之、南。雄。民。從。驛。門。望。見。闖。入。擁。翼。出。中使。怪問寔。寔所以得南雄民狀。請寔入、且為謝實、〻不往。中使至說。〻入揖中使。言中使。南雄太守驛書扣公矣。中使以為真、亦馳奏寔、然寔未嘗言中使也。問是乃扣中使。始益遽繫京師。親鞫之。寔具言臣在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苦粗敝。為國家受養所部。不忍涉費以循忤大使。亦所逃死。上諭治中使罪。方欲出寔、而寔瘐死獄中、寔廉、一介無所取。民有餽鵝者。寔下受。民委之去。寔縱。鵝。門。外。悲。其。所

也。去金華、道雪。體無完衣。寒凜。溫足以甦。蕪蔫。加手其上。
至不可忍。則代貧民裁尉以行。歷數里而齋。累而識之。鄙以。
異。其。民。公暇讀書。與閒為上。手編不輟。少受書周敘之門。
晚佛好春秋。其沒也、母老不及舉。女不能歸者三人。南雄
人哀祀之。稱曰鐵板。劉孫兩、仕至工部侍郎。
孫琳者、山東人、令蕭山、蕭山歲貢櫻桃中使至、每酷責例
不堪、琳抗。不。与。遂与中使格。逮械至京、及入對、琳曰、朝廷
以口腹殘民。內官以威勢虐朝廷命吏。臣是以抗之。上歎
曰。真。臣。也。薄責之、令還職。琳曰、臣宜受責。但。使。櫻。桃。復。貢。
蕭。山。民。死。過。半。矣。自。是。蕭。山。得。免。櫻。桃。之。貢。

論曰、劉南雄、瀕蕭山、皆抗中使、寃之、鄭以、巍存、琳之、惠、与、欒、桃、久、揔為民請命、不止于真已、

呂原學綱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教授、殁官、不能歸喪。原貧、久不能補弟子員、學長致原家塾教諸子、嘗以其所爲文上太守黄懋、懋曰、豈有呂生老塾師者哉。急召原、入見。衣鶉結、氣象端儀。太守爲資原、與新衣。不受。以其敝廩。會理葺黌舍成、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固與。原曰、此先聖之澤。豈原所可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輙請補學諸生、懋即以原應試、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二人。時以翰林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原預焉。景泰中、與倪謙教書小内宦黄賜等七

入于文華殿東廡。上偶詣廡、面進原講讀學士、蕭中允、天順初、改通政右參議、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猶知敬原。原每朝衣青袍。亨笑曰、行將為公易緋、原不答。未幾、亨同官岳正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石曹竟共謀搆承天門災詔語、謂內閣臣譏訕上。怒、厲聲曰、正大胆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原得洎。母憂歸、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皆現哀毀。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端潔不苟取予。篋中唯賜衣幾襲、歛分祿贍宗貧屬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李綱、字廷張、山東濟南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論去贓吏四百餘人。吏悍目為鐵御史。出視馬政真定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於民。自府縣以下、不檢者皆之。行冀州道、劉賊驅騎並綱。綱解前驅衣箱。令視之。相去未百步。賊首指綱入曰。此豈太僕李綱乎。無錢去之。尋內外艱、家居六載、足跡未嘗至公門。服闋、起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卒官、獨一篋。敝衣。數事。而已。平江侯陳瑄具棺衾收斂、請於朝、予祭葬、

論曰、原附岳以行。故塾師矯節在也。而難太守黃懋之知原。綱棄不艷臧。鉄在也。而難其去贓吏不待徼。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重囚於梏、多瘐死。較守者因三日一櫛沐、吏部尚書王翺聞而賢之。薦知嘉興府、諸府、服本品綵補謁上司、左右不可、曰、此。制。服。也。舍。此。非。制。禁游民及倡優。凡博弈樗蒱之具。市不得鬻。民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類孝義上聞旌之。豪民勢臣有犯大貪。會御史行郡、故受囑、欲脫一豪之罪。盜官緡者、及會鞫、御史指因語繼宗、是當有失主、繼宗曰、朝。廷。故。失。主。即原、吾何入、曰、知府。原。吾。矣。御史語塞。又御史孔甲行郡清軍、里老率被笞死、繼宗揭示通衢。

郡民之死孔清畢者各以其名來報入語御史曰為治貴識體死擬民之命求補已絕之伍無乃不可且此有司事非惡臣體也孔不能折而心恨繼宗思有以許之出不意直入郡衙繼宗使引入卧內圖書數卷牀頭故衣一篋耳御史愧服去府當江南孔道中貴入奉使絡繹横索金錢繼宗中道入謁索金錢輒出牒取庫中解京額糧箧以入曰此金錢也唯所用幸稍予即厭附案使他日磨勘內臣昨者不敢受是時璫直內用事閔之故稱繼宗廉上前以亦結納九載秩滿超陞浙江按察使郡民遮道泣為立生祠繼宗長厚成信益著貪墨吏望風竄遁蓋革諸司和市

鎮守太監張慶濫供具甚以兄敏任司札幸上無所忌繼
宗又得恩汝之敏乃求副該繼宗於上上曰此非不要錢
撫知府守敏為轉語稱繼宗廉遺書慶令善遇繼宗已內
艱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民故有田為戚宦所佔
特訴繼宗繼宗盡奪還民會災變地震詔求直言繼宗疏
指內臣及文武百官貪殘所致乞取回鎮守諸處內臣至
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布政憲使如王恕軒輗
知府如崔恭王宇者任之疏入不報官河洛中陳冀嘗謂
繼宗繼宗輕翼以見心恨之遂訐繼宗褊心逆物失大臣
體調雲南按察副使時值峒猺生亂繼宗親諭之署旗前

尊題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遷拜曰聞大名久矣願受約
東陞湖廣按察使、有下軍命於候者沒清和一百斛洗公
堂三日曰、此日一新毋塵我官吏卒股栗尋陞左僉都御
史、巡撫雲南、時三司屬多其舊寮、繼宗甫至、疏其不職者
八人去官其方嚴若此繼宗初仕、便欲學求乞孝直、已而
曰、吾不能及在官卒、後追贈真齋、

論曰、真齋止乎指作內知而能使臣直引敬方居憂時
直往弔撫繼宗鬢曰比聞楊公名今貌乃嗣繼宗曰、其
貌陋但歎俸尋觀有所不敢直懼然連稱已是孝直勿
讓在嘉興、夫人偶受吏多許、、声鼓集寮吏、大書吾家

教平主刺道妻子歸、以知府謁忽副、但兵一隊、叱曰、楊
知府縣有供承、恭曰、縣中無一錢、縣下有金、退後全兆不過
三日、或歷境不入、去、鎮守太監入境、馳其疋過、曰某守臣、
公無土地責、不相擾、地方有事、本府當之、不以累公、民貧不
足饒公一日也。太監笑去。

陳選

張鬷 高墉 輯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貟韜、以進士宰新城、擢御史、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餘思在民、選自幼端靜、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得其卷、以為古君子、置第一、及見貌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拘、以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繼者、選曰、悅不以道、匪所尚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中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禮部尚書、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其祖墳、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留、鴻臚寺卿致、當上名

官御屏後有所傾問、輒呼退班、此三事。俱宜究治。改提學南京、先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歲時隸習。選教入必本小學。進之於六經。除卷牘糊名之積曰、吾不自信、何以信士。提學三年、疾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簽之答不加於輿皂。士而入畏如神明。遷副使、提學河南。閹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伏拜地、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以職對。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正色曰、業爲人師、不敢先自詘以辱孔孟。會諸生咸集署外。且護選。直恐撓衆。改好語先生公務無相関。嗣後毋勞枉顧矣。轉按察河南、首釋滯囚。罷諸舊規積贖。頃獨於贓吏無所貸。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詞坐六七鍰

而已。鄭歸、起廣東左布政使、令與赫閉家分治之。不廢使令。立趙道道、振鐸以御。村社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皆鎮守中官、璫倚勝然、選嚴條納。革扣買。減從役。掌市泊太監韋眷者、格其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一款、減省供獻、遂請悉罷。雖不盡行。眷奏亦已。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國來、販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逐出洋去。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剌加、更市以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一、會地

震永謚、選以便宜賑荒。眷因奏選和同貪墨、摽賑侵欺、詐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眷以選有所默吏張聚意其怨選、遍令誣詆、聚。堅不。從。同愛乃拷掠數百、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詐稱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冤。遮。數。萬。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療治、竟卒旅舍、行從使其養子、亟走報眷、邀元可無憾矣、南昌張元禎以翰林家居、為治選殮。褁之以跳綌。曰、陳公清儉絕。獻以時服為冠。時高琛以運及同逮、亦為贊衷、而張聚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于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

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
蘊孤忠。孑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惜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
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
之善舉也。朱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橫行胸臆。織曦清
高。勘官李行、順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罹法。被
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誣。蔑。眷意臣憾選。厚賂啖臣。[illegible]。紲。
脅。從。辱。敢。欺。衰。眷知臣不可撼。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
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仍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
是毀共姜為徵舒。誣伯夷為莊蹻也。不報、竟以他事、罷眷
鎮守、選生平以克己為學。不求人知。身雖貴顯。所服惟先

人故帶每飯食韭數莖既割鷄子半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方家居、以自藏其鞠從吊雍父喪、以青袍往、曰、公服不以私易時太守姚堂致祭、選劾其傷附、與受皆罪、詔赦雍而罰堂儀三月、選罷義田百畝、族人負選子載、欲還之、載不受、曰、先人義舉也、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頌選冤、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

論曰、選常謂徐武功、武功撤樂器而延之、曰、此老子筆、不可測、乘戎罪史張駿忌怨而作公感、獄中書情節可憐、乃以他故罷番、允宜番于選可也

周子良　黃孔昭　張佖　林瀚　陳壯　謝鐸

周子良、浙錢塘人、以進士、心究閑、為職方郎、苦節自持。在官衛常世業以給。王千戶者、以微故被譴、良憐其才足用。曲貸之。王感其誼。久之、緣贓從人三百金為壽、良大駭。叱還王。王欲上聞。自劾。曲貸之。罪。且曰彼貧人而得罪。乃復還我。王。百哀祈免。卒不令一見。

黃孔昭、南直太平人、力學。致性嬌卓。成化中、在文選十五年、貴人干請。悉謝卻之。始終一節。未嘗矜以為名。謝方石曰、吾於黃文選、見其喜。知接一善士。見其憂。知不善之不得退。蓋終其身。以人才為汲汲也。鄉人入都。餽以足帛。亦必

不受耐約素寒暑不長交游仕至侍郎
張悦南直華亭人清謹自好無疾言遽色臨事據理務直
不以恩怨利害内熱生平奉無欺二字為本歷提學浙江
例糊名較閲悦獨否曰我且自疑夫誰信我以廣使入朝
時尚銘居東廠氣熏灼誰不偪趨門下悦不往仕吏部兩
揖遜既尋贊留務物論翕服歸田杜門老屢然卒謚莊簡
林瀚福建閩縣人性方介廉毅遇事折情歸理以進士知
弘中為祭酒凛規條不奪待諸生雖嚴自恩國子咸有義
例入掌正歸雍濶捐葺治署廨不染一銖費留都瓶論經
國重務劉瑜無規避正德初忤逆瑾尤遷浙藩復罷黜瑾

敗、復官、

陳壯、京衛人、以進士為御史、鯁介特立、嫉惡若仇。厲為節廉清醒礪俗。濟晨夕不怠。日御圭組。夢寐江湖。力持流遁。嚴取予。毋苟。任南臺、凜。持。風。紀。轉佐泉憲、錄核無漏。不。冤。卹刑。五。勤恤。

謝鐸、浙江黃巖人、清修勇進。氣屹、如山嶽。嗜義若渴。以為利前者。謝却之。由進士、孔治中、為祭酒、力以身教。嚴約束。明出納。祖制不獘。疏正之廟祀典。補救振隳。凡所建白。允。圖。遠。大。一時士大夫。推為表率。歷侍郎、謚文肅、

論曰、中無緣而是非辨。事有準而建置宏。子良以下、

上人是也○

石璞

石璞、河南臨漳人、趙家御史、歷江西按察使、布政、山西、治行官有聲、時號斷鬼石、謂其嘗以夢出冤獄臨刑之日也、官至兵部尚書、告歸、英宗他日謂李賢曰、石璞純臣、聞其食尚徒、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延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分塡溝壑矣、詔至、無他望、必臣有罪當誅、服待罪、上悅、時英微賤、乃命掌南京都察院、旌其廉也、璞初在江西、諸邀其夫人內會宴、夫人歸、慍曰、吾敝服、次彼珠飾珠靚、璞曰、即何坐、々第一、璞曰、使若亦珠飾、安得此

坐。且彼姝綺者。後欲居此坐、浮手。明年、其僚果以墨罷、瑛歸無宅第。學舍三楹。菜園一畝。有親為縣尉、還家、瑛謁之、尉盛為具、陳銀甬金箏錯。候瑛。〻一見詫曰。是庄橐耶。拂衣坐。尉懇留之、瑛笑。曰。使若為吾屬。即能還鄉里哉。諭曰、天人上坐。屬自不能還鄉。

莊昶

莊昶、字孔暘、直隸江浦人也、年十二、稱奇童。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憲廟欲於上元張燈、令史館賦詩、昶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三人不奉詔、同上疏諫、皆外謫、而昶得桂陽州判官、尋以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丁艱歸、隱定山不起、王三原恕、欲薦其撤廬、謝不受、昶性最豪於詩、傲睨一世、詩有放翁橫逸、康節理趣、與陳白沙倡和往來、而未嘗與白沙問學、弘治七年、上以後軍都督府經歷用廣東薦、特旨取之、應天巡撫都御史何鑑、請定山勸駕、先是冢宰王恕、大司空張瑄、都御史屠璘、御史朱德、

督學王鑑、知州萬本、薦引相屬。部檄累下。不肯起。大學士丘濬嫉之、語人曰、引天下士大背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及是杲乃幡然出應命。曰、吾承特詔而不行、罪可逭乎。大學士徐溥語東陽、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比杲見之、東陽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寫作拜帖乎。赴謁吏部、長揖不拜。冢宰耿裕起延坐、令四司送出部門、或謂杲太倨、杲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東陽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宜官此、遂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壯官十一日、中風疾、還延野寺中、明年乞告、未得允、即歸定山、以老疾罷、亡何、卒、

論曰當時定山白沙齊名世稱陳莊景居定山三十年以變山一言而出公甫終老白沙世遂以是爲優劣卻未嘗應詔撰襲詞林或可不辭信而後諫孔暘亦解此矣啓口概數終身以放達自了變山背朝廷一語雖過然爲世道慮不以業由奪尚羿自是正論若公甫即出度不能大用姑以自遂絜清而入總不忌名而一傲不失已一以退不屈物是則其所爲異也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饋遺無所受。即。題。箋。署。汝。明。國。抑。之。以御史巡按陝西、摘發無隱。頗按治布政使于璠贓。璠棄官逃、繡追之急、反為璠所誣、被逮還京、事白、璠因落職、而繡亦謫知清豐縣、治有聲、陞守鳳翔、豐父老遮道哭留。不能也。是年陝西旱災、繡至鳳翔三日。雨。隨。有。年。繡私巡、有。繪。其。像。祀。於。家。者。即。移。按。陝。時。破。沉。冤。尸。祝。者。也。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軍吏憚其廉潔。號令整肅。套虜懾、不敢內犯。縣歸。出掌大小選。賄賂不得行。麻衣草履。僮僕有菜色。人以為

無異田父。起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命清汰騰驤四衛士千八百餘名、諸閹所昵、上寵信之。正德改元、諸閹用事、不容於朝、以右都御史出兩廣總督、後使人間詗其粤中過誤、還報不可得。召還南院、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罷繡致仕去、已摘大同豆布記爛、爲繡巡撫時責罰米五百石、繡貧、以先巡撫征賊有功賞賜悉輸之。六年、瑾誅、竟不起、十年、卒。繡無子、贈南京刑部尚書、以太僕少卿何孟春言、給繡繼子之子端月米一石、謚莊簡。

論曰、孟春跣有云、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約。居常能儉。不邀時譽。不急近功。田廬于先業不增。俸入須

同宗不昏。守法奉公。推賢嫉惡。此數語謂出自鄉評。碩理誅

何以不起。豈明于理。誅後猶未可以有為者乎。

陳壽

陳壽、字本仁、其先江西新淦人也、壽祖代其兄謫戍遼東、入籍其行。壽父隨戍而北。壽、少貧甚。落、自豪。嘗得遺金於市。坐候夜分。得金主還之。從學醫閭先生。就試不遇、乃伏劍適歷宣大關西諸鎮、欲以武功自見、復不遇。歸理舊業、遂左。應山東鄉、登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使。抗疏。論貴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妖僧繼曉。干撓國是。繫詔獄、尋釋、孝廟登極、遷大理寺丞、有御史摘壽短于吏部、其壽去、自填之、上云原恕、以壽廉正敢言。於執法吏為稱。不聽。歷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壽至、火篩脫羅干入寇先

以百騎出。諸將請趁之。壽曰、虜狡未可輕也。示以重。使不得犯邀其歸。乃擁千騎。左右身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已去。而諸將已受方畧。半道邀擊之。大斬獲。上降勅獎賚、加俸一級。先是邊臣多竄名子弟戰籍冒功、壽曰、吾子弟不事弓馬者、濫以欺朝廷。陞南京右副

正德改元、閹璫竊柄、鈐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壽讀詔已、正色言於衆曰。言路共可塞乎。已而南京科臣戴銑、道臣薄彥徽等、同上章論璫。皆逮繫、壽復上疏救之。璫怒、奪壽職。八年、太監廖鑾為陝西鎮守、工椎剝、吏部楊一清曰、非得素忠鯁輕去就如壽者。不足以制之。遂起壽巡撫陝西、

鏜稱內旨、徵造織氈帷帳料價近數十萬、壽至則已究解、餘價踵萬、鏜歛取遺內權貴。壽檄。留以備賄。凡鏜所散遣衛縣。且漁獵。急。下。令。捕之。皆逃。歸。鏜氣沮。改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軍民號泣擁留。壽九疏乞休。以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之在諫垣也。指斥貴近無避忌。近不彈射一士大夫。詒人曰、吾。父。嘗。戒。我。勿。作。刑。官。枉。人。吾。以。言。官。枉。人。尤。甚。貧無所歸。僑寓南都。上知其清謹。令有司月給米一石。與隸二名。世宗入國、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存問、尋卒、無以為殮。又數載、親舊相周。始得歸葬新塗。

論曰、仁三枉。刑枉人易見。亦可數也。言枉人及其

類矣　　之
乎大執筆而
矣豈非杜人之
言杜人

不服沉冤千載鬼神其臨之
牽不免矣前陳壽言諸葛不能
此陳壽可謂知兵矣而又不以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五下

吳廷舉

吳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為順德令、潔己字民、時鄉智以陳言謫石城、卒於順德、廷舉為治喪、左方伯劉大夏行部至、不置迎謁、大夏以是益重全、廣有高士李孔修、廷舉舉為有衣冠、總督兩廣居潘、召見廷舉、作好容語次、順德有陳內監者、令為修飭其家廟、其勿辭、則恭對曰、廷舉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費也、遂辭出、潘內惡市舶太監、召給銀買葛、葛如數不入直、廷舉剖金市二萬入曰、

產

得罪敵亡所餘於是御史汪宗器等
上官下有如順德者會廷舉嘗毀淫祠一百
改社學修學宮遂會其木直坐廷舉贓因服就訊百姓
群擁御史臺號御史不得已釋之今十年不還屠濬入為
冢宰知其廉以前故僕陞成都府同知內擬起補松江華
容薦陞廣東兵備僉事尊薦執法是時劉瑾矯旨令取各
省都金進貢內又私司禮打點錢同僚議餉應之廷舉題
言浙金自正賦外皆以留備兩廣軍興因發鎮守太監潘
忠二十罪忠亦誣訐廷舉逮繫詔獄荷杖甫一二日謫戍
鴈門瑾誅還職進江西右參政時桃源賊為亂師興數載

司功、廷舉身往撫諭。為賊所劫。留團賊十餘日。已盡得賊要領。計誘一二從黨。擒其酋。以出。粵平。陞廣東右布政使、兼兵備、奏許佛朗机入貢、民頗苦之、乘以右轄、入副內臺、疏六事、陰。備。宸。濠、濠惡之、貽書陸尚書完、使去孫燧、別用撫臣、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以飛渡故事。深懼之也。嘉靖改元、召入兵部右侍郎、議札與不嘉不合。立朝五日、改南部、尋掌南臺、竟以南工部尚書歸、逾二年、卒、廷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瓜。而神采英毅。食田僅十餘畝。妻子飢寒。卒日、都御史姚鏌為襄其喪。平生篤誼。初遊太學、與南城羅玘友善。玘病痢。僕疫死。廷舉為。

人。廁一晝夜十數次。玘瘥、同登進士。玘

臣、我、性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人、內無官可以無負所任矣。達而廣之、論上市

船所除。毀滌祠留帑金是也。至若輕入乘涼公許鎮守。

則不但內無官。內無身矣。陰倫衰豫則又為國家有其

民土亦即清惠之有其官有其身我

張舉

張舉、北直欒城人也、少貧、負笈走京口、從揚舍人一清學、日提一油壁詣館宿、衆問爲辯難古今。舍人愓然曰、士窮信如此哉。登成化末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監諸倉場、倉場故事、督收鈔帑、每供賑娛樂、部官、部官爲好而結舍、奉御不受。旬攜茶果、僅免饑渴。雖所衆嗎養、卒不与、秋、疾欲死。嘗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勤。門官若之、泣訴于司禮、司禮曰、是。取。馬。張。手。慎避之。出爲岳州守、考能激討、作諭屬冊、俾民使遵守。歲辦鮮貢、裁取足用。有餘、悉付漁户爲課。未嘗被綺、食重肉。天資梗直、不能依違。數與監司直。

詞氣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屢詘屏之輙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何至為富貴下人哉即擬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笞撻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乃草劾狀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篋惟俸金數兩衣衾外無長物

論曰油墨舉動至為主簿死筆下馬瘠而魚肥

陳茂烈 雍泰

陳茂烈、字時周、其先瑞安人、戍籍興化、少孤、襲戍役、旦入公署、夜歸讀書。年十八、忽有悟。嘆曰、吾有法學聖入矣。顏之克己、曾之日省。非歟。作省克錄以自考、家貧、計偕、寒不能辦一氊。成化九年進士、奉使廣東、諸司以故事致賂、悉謝卻之。所事陳白沙、白沙語茂烈學須主靜、一退作靜思錄、初仕吉安府推官、吉民無黠、茂烈持大體。剛至誠。徐輒以寬。入京考績、還、至淮、值嚴寒、衣單。凍欲死。合爲監察御史、素袍縵。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彈劾不避權貴。戶部尚書侶鍾、請言官累劾、不能去、茂烈竟奏罷之。尋被訐、

乞終養、特許之、茂烈歸、奉母竭甘旨。妻共粗糲。短床敝席。

不辨蚊帳。一蒼頭給薪水。郡守嘗遣二力助役。閱三日白

守。是使野人添事而隨口食也。還之。日坐斗室。究極四書

五經與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正德中。守臣舉上其孝行。

部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辭。不受。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三石、資孝養、茂烈又辭。與制寀可。不准歸

其後母年九十、茂烈未有嗣息、方花疾、母卒、強起、號哭、寢

處地、而疾轉亟、遂卒、同邑大司寇林俊、具棺殮、爲誌墓。擇

其族子使後之。詔表宅里曰孝廉。仍廩其配蔣氏終身。

雍泰、字世隆、關西人、以進士、正德中歷官戶部尚書、致仕

家居、族黨有犯。告有司。是非勿庇。縉紳失守者、雖及門勿見。生平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絕非義之饋。太宰許進嘗曰、吾閱西有二高。一華嶽。一雍世隆也。年八十一、卒、時卧榻有聲若雷鳴。

論曰、北禺貞華山高。陳雍有焉。時周學自白沙頭臨民患物非固窮二字可了。固窮而後可商利濟世隆之潔已於家居可概。推之於國尚有待也。

劉麟

劉麟、字元瑞、湖廣安仁人、弘治九年進士、歷守紹興、正德初、瑾用事、士大夫遷除無不盛謁謝、麟捧檄即行、既涖任、又不修問、甫五月、瑾矯旨廢斥為民、貧不能歸、寓居長興、與山人孫太初、宜春龍霓。共結社為湖南五隱。瑾誅、起知西安、轉參政、入為太僕卿、每退食、焚香靜坐。如禪定。相廷和過其門。見襆被倚戶。因為止舍。驚問誰氏。曰劉太僕、廷和嘆賞。遣人致意而去。歷工部尚書、疏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二事。時有近璫求出蘇松督造、麟謂尚衣自有常供。請罷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為忤、勑致仕、歸棲坦上、盡

謝世事。讀書賦詩而已。旄無餘累。危寡熏味。常布如諸生。臧獲僅給灑掃灌園蔬。足不至城市。門無俗轍。士以詩文至。傾倒盡懽。苦無樣居。觀遠山。語及入文徵明吾其神遊乎。屆戒繪。神機圖徵明。應手而就。乃自集古詩十六咏以寄。況年八十有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空同論文。謂劉充瑞卜顧蕪玉。宋升之。咸非以朝又謂取之存乎其人。是猶吾所擬也。以擬論詩。不可。而況乎文。蓋充瑞之詩卜文。大率義取清堅。空同不足以知之矣。

邵清

邵清、字士廉、南直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家人不令士廉見、號不已。聞者哀之。令視斂。則扳棺欲下。號數日。不就乳。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滿九載、以薦詣部試第一、授監察御史、乘驄濟橋、抽分、痛革宿弊。材無所容。正德改元、戚畹張延齡奏前券右千緡、得旨追給、清曰、御史。執法之官。顧為人。求。私。負。予。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抶鹽長蘆。兼理河道。勢徒凜、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權倖及中人。乃多不利清。摭事誣清、榜午門、家人泣、清曰、我。非。自。賊

名節以辱先人至此何泣為逆理竟引清停布政疏罰米一百石、并連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璉訴以薦起僉憲雲南、至任、白臨安推官江魚公罪至与巡撫王啓忤、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為久遠計、齎賀覲京、行李圖書之外、無長物、還滇、分巡洱海、住劄武定土官、約束甚嚴、下至胥吏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分巡桂林、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搆甚清不動一兵、坐擒之、上書乞休、歸無廬室、依外氏以居、日中或不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若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韜以所沒官田餽清力却之

論曰、主。于。下。沒。先。人。清。三。歲。視。瑜。時。已。難。之。矣。

盛應期

盛應期豕宗文肅工度之後、弘治中、以進士、郎部水、督閘、中貴於挾貲貨。輒務入之。時廣通等私市鹽數千艘。恐見稿盡投水。水為涸。并根之。台潛上、上曰、河漕不易辦。若等知之乎。既不得逞、乃啖以誤時罪、得罪宗廟、大不敬、諸大閹擇注、上不得已、詔獄、鞫名尊。謫滇驛丞、已遷稍豐令、稍豐吏陋、復科條約束之。且示成化毅蓋頒旨續以勸。遷雲郡守、都尉之、稍職、相守事、奏鑿礦、非利。胎禍。孫司徒交得其奏。為數息久之。奄裕積其地、看雲岌、釀至八百石、請于朝使者張璘禁過、怒裕、遷副使、亦上、裕匠奏張及應期、張

杖節淳樑擬塞河南、西數百清之失、至楊沿其屬、清怫使
者為白解、乃已、須屬山東、忤大閣焉、以使職蜀、撤肌
直、計其後已數萬、乃大言、邀和、是蜀劉在、亡上聞、為避
人屢勝、且羅武廟碑接刻、表供輙、次第擇師、既先之勞、時
司鈐轄在行、歎曰、和勒、自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進都轉史、
撫蜀、會平叛表薦者多、示畫一蜀以寧、嘉祐初、極江西、當
劇殘後、曲卹賑之、上聞之、賜以羊酒、加兵部侍郎、移撫外、
以精嚴為治、平劇賊李軌、獲于五百、思安衆、首俗、夷其險、
名劇死、獲首數千、方條勸戒田州首猺、上之、而已被命移易
州、謝病歸、先是兵行薦與督將多所私宗、應朝曰非奉將

不得輒上。以是被中廢。及河決徐沛，起右都御史閱治与監撫使者合計河之異於江者，以沿河兵衛無所潴，知治前分為三，其二由汴南會泗水經淮入海，其一由汴以北至兗而分為二，一出徐之飛雲橋以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於一支河，全入徐沛，近又從而北，自曹單城武等諸口奔溢，越沛橫流為害。今之計有四，曰疏者，決上游救之也；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障之也；陂則別為道，不与爭也。詔與侍甫四月，可以九就，而任事郎中柯維熊等並構蜚語，應期謝事去，論者惜之。

論曰，應期孤貞絕俗，長於應變，所擔當幾不顧身，而

率悍物未見本業嗟乎任事之難非言理諸家所能預也而況不言理者歟

梁材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人。稱。數。有。聲。擢。材。與。陶。琰。一。人。入主事刑部、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知嘉興府。精悍嚴介。諭者以繼楊繼宗。累遷浙江藩臬二司、私饋致篋。就燕立決。巡按御史有、材異人、材自居前輩。御史以為傲、誣奏之、嘉靖初、量移雲南按察使、會土官相讐殺、材曰、以。與。治。與。固。之。而。已。各罰其牛羊贖罪。事平、陞貴州布政、改廣東、材居官率布衣糲食而已。司中察佐、人置圜牌一、候吏日市物必書、會而後入召市人面給其值。一時海內布政使。唯。材。與。姚。鎮。二。人。歷戶部尚書、剛

執不能撿御。驗乞致南。為言官所論奏。材亦自劾。十七年、考滿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莊人徵租。有司轉輸。上徇王、不許。時材已去位、戶部侍郎唐胄執奏如材初議。詔奪胄俸、復進罪材閒住、明年、復原官、時當考察京官、上手敕赴吏部、與共事、有重獄不決者四。奉命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如材。六年考滿、以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醮、材以會典不載。不索上供。上頗銜之、而是時諸宮殿工作頻興、董工者武定侯郭勛、恃寵專擅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

各三月所入予粮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勵勤材挑
大工兵部會議獲免勵再勤材與兵部尚書張瓚比用侵
戕竟以沽名冠帶閒住李謐清惠材莊重寡言笑人不敢
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
計十年一切濫請冒費力為主持以致不加賦而用足嘉
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然自立人
無愧古人為嘗謂書生業為儒入官廉自吝分不可言
況持以驕乎薦剡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
論曰縣清惟材與陶廉二人布政使清惟材与姚鏌二
人顧又与楊繼宗上下數百年與心潔三而外不能逾

蔣瑤

蔣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歷御史、正德末、出為揚州太守、屢任止二衣橐。會歲饑、請留漕米萬石賑濟、武宗南巡、扈從武弁及諸權璫扶上傳、肆誅求、至淮安、榜縛郡縣吏、通判胡琮、自縊死、瑤屬僚聞之、大懼、請於瑤、願出所得不貲金錢、以備供應。瑤曰、備亦死、不備亦死。備則患及于民、不備患止於身。朘民膏以緩死、太守非瑤所能也。太監吳經先至、矯上旨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瑤被青布花黃金帶、詣經曰、民間女不可得、獨瑤一女醜耳。經大怒、瑤曰、小官逆尊意、分必死。但激止他變、瑤非敢

為罪首。經揮瑤使去、夜半、訛云駕至、百姓燃炬通衢、如白晝、經柔夜入民家、捽女出、閉光孝寺中、勒其金、無金則送總管府、女或憤恚死、瑤具棺斂之。而上寘木至遊擊朱彬、累要索、負上所賜銅人倚瑤、不為動。會上至觀魚、得巨鯉、戲謂彬曰、斷之可直五百金、彬請畀大守、瑤歸語妻女、簪珥綢絹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他無所有、惟妻女衣裝不足。儻魚直、臣萬死。上默覘之、曰、吾無須此、持去。郡有瓊花觀、彬訛上取瓊花以觀、瑤預立簡書花故處、此花比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種已絕、遂負簡詣上、善托以諷上。上為默然。駕駐揚州二十日、諸權奸及中貴、必不能得太守

一問。尋數以帖下、徵取諸國異物、琛具揭帖撫臣、云古任土作貢。因係例某産某處。非所産。無以應命。時上丞蕭要坐、中貴拎覆、具述琛言、以激上怒、上曰、閹將琛、嘔句布匠何忠、琛立進布五百尺。以拒他請。琛畢不能曲意將順。然上。未嘗加譴。琛以是請權倖亦不能大害琛。上還過揚、諸權倖以鐵索繫琛舟中、不予食三日、矯令屆送及淮、至臨清、坐以前欠屆軍口糧三日、得旨令追償、有。徵。商。代。納。百。金。放。還。郡。尋陞陝西參政、大。埽。坐。一。艇。舸。挾。來。時。二。衣。橐。便。行。世宗入國、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政卒、又加太子太保、諡恭靖、

論曰、快哉以太守醜女塞縣官之求。比棄婦之進。皆以譴止上欲。所爲譎諫。至此極矣。又以簪珥綈綃供魚直。亦足絶倒千載。

魯鐸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常、授編修、謝絕交友○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為國子司業、僚長趙永、納鐸往壽李東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公○入索、不可得○時騎久○曰、記有枯魚、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遂○携半○魚○與○求○俱○東○陽○欣然○受之○以為○榮○處○歉○而別○歸養、邑○有○大○而○角○質○鐸○曰、兵○象○也○云何、劇賊大起、嘯聚叔掠、頑○相○戒○毋○犯○魯○公○家○鄉人依鐸、得保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起、歷南北祭酒、鐸滋官清慎○重力行○抑競進○復請告、嘉靖初、起原官、復以疾辭、尋復五推卿佐、

皆不應。作圃已有。造室闢洞。俯仰碑巾幘。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弄琴、年六十有七、卒、謚文恪、

論曰、故事、四品官無謚。鐸以清節、特与謚。枯。魚。不。弄。人。賊何必戒下入。時家居併無枯魚。枯。魚。不。弄。人。

涂禎張泰邵寶

涂禎江西新淦人以進士知江陰入爲吏部奏禎治行第一徵爲御史正德三年出按長蘆鹽課監劉瑾擅權欲令剗運從革除鹽銀而禎不從瑾恨禎後復命過瑾揖門不行跪禮遂矯旨拏廷鞫錦衣衛獄而次每杖三十發肅州永遠充軍禎負重傷獄死仍行原籍勾取禎男涂樸起解補伍

張泰以進士成化中爲御史審言宮闈預政被箠幾死累遷正德中爲南右都御史所至有聲三年奉表入賀聖節但以土音而遠廷瑾乃知其清苦然不可以勵諸貌恐廷臣視此爲名高徵令吏部填奏南京戶部尚書命甫下勒

令致仕

邵寶、正德四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命下、輒致仕。時內外公卿無不曲通瑾、獨寶一無所餽。于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動寶。若。不聞也。者。寶。意。第。存。吉。是一身。榮。辱。聽。之。瑾即以屬張泰者屬寶。勒引年去。

論曰、餘鹽銀最難安放。以入。輒。生怨。開。增。深。之。漸。焉一歲然不難。唐商猶甚。若存為公用。怨。謗。益。亂。說。無。稽。積治行第一。不知何說以拒瑾。泰與寶以泰約。徒去官。猶幸也。

劉璽

劉璽、字廷信、南京龍驤衛人。少業儒、博雅閒將畧、以衛籍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武廟時、江彬用事、非旨索運例錢。璽死不與。居官廉潔、不受錢。而峻峭、無涯顏。聳肩敝服。如寒士。至群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撫御史穆相特疏薦之、有僚友代之。崇官。家。人。謂之。癡。鬼。等。語。奉勅歷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上識其名。嘗曰窮。鬼。因。應。是。璽。在鎮凡上三十餘疏。夙諳利弊。興羅殆盡。時侯勛方有寵、屬璽為市南貨物、付運舟分載入都、罔利、璽。不。應。以疾請告。

久之、總請非人。復召用璽。璽。乃。預。置一。櫬。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攤。奸。狠。幹。若。能。死。犯。吾。舟。吾。救。汝。即。自。救。卧。櫬。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若愛死。勿犯。吾不能內若貸以囹吾軍。其人恩而退。久之、有竊璽位者、嘆言官論劾、以其祿入樹豐、身有完衣、至謂曾樹青茶劉、分乃黃金璽、人。多。寬。之。罷歸、卒。

論曰、鬼。與。櫬。迎。偏。能。不。死。解曰、既。為。鬼。不。復。死。却。能。生。

牟斌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將欲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蒨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其繫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訴諸僚上奏時引其名須臾不與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偶得附名乃悔邪瑾令還獄詞去銑號首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君諸子臣節白也曰昔宋鄒道鄉以失便恭被竄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卒庇言官矯旨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並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

賻三百金、斌措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哭。金。行。及。此。矣。却。之。斌揮屋撤木、再遭禍。怕怕若分然。君子曰、正德中金清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傳。珪。及。斌。三。人。論曰、後世廟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人稱年益之再世。

唐侃

唐侃、南直丹徒人、少從丁璣學、厲名檢、為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代、藉草伴父獄。已竟乃止。以貢令永豐、再知山東武定州、數千里未嘗一攜妻子。飯菽豆、藉芋以居。常務豈弟。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吏民至不忍欺。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禖男女。又喜為俳優。侃曰、此大蠹也。使民溺於款而匱于財。痛革之。立木牌二于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久之、民多立于右以求解。以是告訐之俗為之一变。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軍婦若解長且萬一千人。侃曰、武定戶纔二萬。如是、

空半州矣力請得寢章聖梓宮、行茬承天、衆民財給行無算、侃具一空棺舍中會諸內閣牌校、及此諸大吏、大言供帳不辦者死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引吏合揖相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凡歷任、率空橐歸及考滿入京又亦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滯于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斂部尚書而下又諸僚賻之棺歸其家

諭曰、唐丹徒方劉龍讓世廟時共二概云

朱裳

朱裳、字公垂、北直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指法、嘗拒錢寧私請、移按山東、時閹鐵構御史王相詔獄、裳抗疏爭之、發鐵八罪、相以是得從輕論、還朝、諫止南巡、出知彰昌府、嘉靖初、吏治天下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歷副都御史、治河濟上、外艱歸、沙河之人、為裳作德政亭、立石頌德、上南巡、朝見於滋州、勅赴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裳、不應、至、毆其胸、快、、暴卒、七、級、聞、裳居官清、初按山東、、人誤傳以為寃、兆、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

如。水。請。儀。啟。倦。宗妻就館。宗。敝。衣。冠。執。爨。妝。出。堀。至。以。爲。傭。也。語。褻。宗。下。較。生平見及允行言及允踐遇世有不當意。事。捨西曰。醜看。醜看。其始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〻。起。詬。曰。胡。用。背。肉。汚。我。工。挟。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宗墓。比之軒輗云。隆慶中、謚恭簡、

論曰、請。近。名。公垂聽沙河無愧亭之作。或猶不忘知我。若父鳳之學。無。名。心。或曰無愧者。以自勉也。以交勉也。率父教。自。亦。無。名。心。

葉信

葉信者、福建泉州守也、正德時、閹勢張甚、閩中鎮監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羅組繡郊迎、館謁、守率佐屬入班、庭睿、再屈膝、拜伏閹從几旁徐起、垂手答之、畢謁、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小不謹、或拂所欲、輒得禍、佐以下、閹竟縛笞以為常、所至府、人人惴恐、至泉、信不郊迎入謁四徒肩輿自阿章馳中道上驛舍丞之役閹者循故事唱門信大怒自道上迴輿南面停答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館中所從閹來門下入皆震悚閹大沮下階迎信信揖無狀閹俯自稱不敢明日遂去然猶索府佐官例賄千金佐白信、々

取庫金千遣史齎記去之閹大恐謝不受去於是諸旁郡閹之漸稍去閹楔閹勢大衰息信侶之也杉信自工部郎轉副大理、去閹璫抗札、璫怒、矯旨杖信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州、再三起、乃得守泉、至是、復去鎮監庚抗不少遜、鎮監故知其強項、不可犯、故忍容之、而信亦以此竟爲諸閹所構、使信思而去、

論曰、權閹時、能閹說天子去閹否、寧去官尊四里耳、而必杭以至大國、即伏作氣、挫肌肉、猶小以喪國體所係、大孔之過虎、孟之問驢、不忍、而歡孔曰、行孟曰、去、如是止耳、

王勳

王勳、河南湯陰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授涞水知縣、以廉靜聞。閹瑾歸葬其親、奉旨衆閣會葬所、州縣執奔走、勳但非體數事。迎于道。瑾聞之怒、或以勳清廉爲解、瑾令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餘無長物。瑾頗好名、贈以南帛。勳立分給里甲。一無所留。此事聞宮禁。遂有進劇御前者。下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王勳來。鬼急趨避。問何故。鬼曰。恐不要錢者。上爲動色。滿考、特蒙獎異。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廉操終始如一。未幾、棄官歸里、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

始卒、崔文敏公銑贈熏詩曰、地僻雲遮屋。臺高川作障。昔為強項令。今悔折腰人。勤力畦中菜。生涯隴上耘。明廷如已。少。誰。復。問。沉。淪。

論曰、吳貴溪贈銑一字不通政府之句。占崔文敏詩合。知。非。濫矣。嗟乎、要錢。鬼矣。要錢。益怕。鬼。上為動色。優勲、乃使真熏影耕三十年。以資格阻高卿、世廟時已然矣。

吳山

吳山、江西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歷官禮部尚書、時嚴嵩用事、山與同鄉無所附和、山常產女、嵩子世蕃欲與求婚、為酒、託大學士李本介之、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為、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安從產女世蕃聞之不悅、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志感、山叱之曰、宜揖濕大學士乎嵩竟阻山不果行、三十九年、郭希顏疏請景王之國、上下禮部具儀注、以塞其意、嵩知上試未有意出景王、使人風山姑緩之、可以悅上、山曰、三王居

邱。形跡稠埒。國本未定。人心危疑。已奉有旨、敢復遲耶。促
上儀注。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薄天、倏隱倏見、
欽、天監遂奏日食不見、等于不食、上悅、歸既天眷、當自西
直使人語山、急上表賀、侍郎李幡亦以請、山指日。歎曰。日
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天。子。行救護如常。既罷以報、
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引罪。顧當科官
如何不荅、其以狀對、禮科給事中求華嶂惶恐言聖諭當
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雲護之、礼當謝玄、山等不請。
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陛下寬宥。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
食、天意甚著、聖人事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

山前執白鹿殊祥、上原又夭、眷賜出嗣、猶居殷廟、合天意之著非測之比、乃如常掀護、曰寧盡已識、不可失也、甚貫直要名東華不言、山不參賀者、乃曰不謝云、不救天熱甚焉、其任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舊言曰同不食今所共知行札如故、御臣罪也、請有言官、上是之、改罰未准体兩月、餘悉有免、上既不悅、山不意言官給事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而訟于公議、會吏部尚書吳鵬罷歸、遂以山與鵬並論罷之、山宜亮方嚴、勳又以○嘉靖二十八年以後、會試舉人多以倖伕取首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核簡、如卿摘之體、山曰、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防

之當亦輕、即柰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䘏典、嵩与世蕃中主之、山曰、䘏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從節不終。全歸官下。奚云死事、亦與祠祭。即李纘撫也。嘗怒山、出郎為景王相。云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司礼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為編氏幸矣。山愕然、固為道景王之國非上本意。

繼山為尚書者遂缺矣。

論曰、世廟中有兩吳山、其一為刑部尚書、兩高安為禮部、其不阿嚴氏同里、固難、而吾更難其持唐順之。

未嘗死事且曰晚節不終是指其誤入嚴室嘻時荊川已倖有道學之名矣

張胥朱瓏

張胥、字仲明、浙江鄞人、祖楷、為南京僉都御史、平鄧茂七叛、宗留等、有力。胥以進士知鉛山縣、縣〻有棋大飢、饑鮮而死、隣保疑其婦毒殺之、送官久繫、胥初至、忽胘隱几。見一老人。緋袍黑幘、冉〻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冤哉、吾鄉棋婦之夫之死於鮮、而不白也。鮮伸首三寸許者殺人。既覺、覓鮮試犬、犬〻斃。遂出婦獄。民某有女出嫁。至婿家。揭輿簾不見女。女〻之父訟婿家。亡其女。前令不能決。胥偶行野、見有大樹。奪陰數畝。命伐樹。樹種木。民不奉諭。胥怒曰。豈以有神憑之乎。晨起、戒服詣樹未百步。忽三少年衣冠清麗伏道

左。若有所祈。胥吃之。忽不見。意樹神也。命斧之。斧者併不力。胥手振斧。先之。而衆斧集。頃之。樹顛有巨巢動。忽墮一婦人地。曠且絶。良久甦。胥問婦狀。婦言向北嫁在輿中。道被狂風吹上高樓。三少爲甘脆飲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屋歷歷。無階得下。三少年頎飛空中。提以還其家。而婿家得白于是邑。中所有淫祠。盡毀之。而大樹地爲田。有羊角巫。能呪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捽之。胥曰、無呪而殺人者。命從捕巫。其扶田、盡避諸。即否、反中之可哭。巫曰、張公正人。何所中。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而杖者創指病。胥曰、汝能呪。者杖死。復呪。杖者生。吾生汝。行之。不能。聽遂

收獄是夜、烈風飛石屋瓦震動然卒不能害人胥知此巫
術窮起衣冠召語之汝邪我正邪必得勝正巫首觸地稱
死罪胥厲聲叱之聲未既而見一巨珠從空墮光焰肆射
復墮書一帙知字大胥不能視書即公堂火之而椎碎珠
五物杖巫死自是邑無巫害胥歲擇其子學、必須胙邑之
孝子節婦、時有節婦子、持胙歸、俾噬之、婦氏代婦書牒、投
縣、求虎抵罪、胥曰、是嘗我耶而寡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
齊告城隍之神虎不來變置壇壝矣方五日有虎二伏門
胥叱曰、汝何噬吾節婦子二虎共爭抑一也即一虎噬即
一退共一虎起繞伏虎者和齧尾而去若認然胥不復進

而竟敍其伏者。遠近喧聞。以胥神入。尋破奇獄。胥與民約。立二木東西。書羞字鄭字於木。婿婦頑嫁、走羞字。否、立鄭字木下。有傅姓妻祝、不願嫁。舅姑強之。投羞字木。胥判嫁、出嫁之日、祝哭莫其夫。潛自沉。舍後池。胥不遂。怒填土寔池。久不洩。是後不雨者春月。胥齋禱不應。宿城隍廟析夢。夢有婦抱牒訴冤。自陳民祝也。胥故籍、得羞木祝。詣冢鞫問。啟土得婦。厥貌如生。乃知舅姑之強之也。嘆曰、殺婦者。其舅。其胥乎。爲文祭之。大雷。大雨。更殮葬而表其門。罪其舅姑、以勸一邑。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朱太監直兵部尚訥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久之、坐黜罷、

兵給事周紘咸調外用、吏部尚書王恕執奏爭之。以為黜軍不到。不罪失伍。而罪黜操之官。罰不當矣。內閣劉吉、克調胥南道政司知事。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恒饑。其兒仲寧請胥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胥書與之。兒曰、是。可。易。米。否。都御史王環、賑飢行部、以百金為壽。堅卻之。固與乃受。倫下戶飢例。以答其意。將死、以其藏余本入問疾、猶張目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尤。若。能。狀樹。一。日。是。一。日。為。國。家。培。元。氣。其卒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朱瑄字廷璧、與張昺同里、以進士授工部主事、食貧至鬻釀以自供。監税蕪湖、盡輸所入。至踰額者倍。奉命疏浚潞諸渠、以兵部郎中賑饑陝、出輕齎。給牛種、犁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有勞、病歸、老稚遮泣。繪像祠之。瑄官四十載、器但陶瓠。家無餘羨、守令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環遺瑄米四十石、謝曰、饑民有之。矣。寧有饑官。不受。

論曰、清字。不可易。本。是。謂。飢官。張。朱。同。里。同。操。也。反風馴虎等事。古有之。勿。謂風。治。以。神。似。小。說。家。作。謊。官飢而自謂不飢。蓋非矯激。皆不受都御史賑。而張更洽情

顧璘　陳沂

顧璘、字華玉、南直上元人、體貌修異。聲響清逸。以進士知廣平、論斷如老吏。歷知開封、與鎮守中官廖堂忤、及王宏代堂、諂宏、宏必構璘、責下律、視賄、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責律、損士大夫體。願棄官。歸。璋固留、例謂冬至、璘見宏、長揖而已。宏遂誣璘怠慢勅書、賄錦衣朱寧、矯詔逮獄、鎮撫張瑾責璘伏狀、璘曰、禮迎勅不跪。且羣屬共之。何獨璘。瑾曰、然則誤逮君乎。此太監時也。璘曰、舍曰國法乃言時。瑾無以難。乎復遣校尉即開封、拱其兄事、無所得、竟大致慢勅、謫三階、知全州、擢台州府、去台之日、巷哭

大節嘉靖中、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故事、巡歷必鑄梟拔之、亦重煩僕從簡約輶軒四近下邑故不知都御史來也所至勸農振業平徑後稅摘伏察隱執述夷易而凛載誦讀撰著未復不少歷吏部右侍郎上治顯陵承天改工部、頃山陵事、慎簡料費少功倍、晉南京刑部尚書璘禮數簡率高步瀏覽會一時同事者多新進而璘猶前輩臨之坐是惟誇世興為言官所醜指、竟構以年、璘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幹以學問為菑畬以事業為結寔以文章為花萼初巡湖廣時見張居正蹤茲中呼為小友詩同座此子將相才也解帶贈之曰表呂虔

意耳。他日故下止此。同出其少子峻相揖。後居正當國。竟欽錄獻陵功歷峻。初。璘與王韋陳沂。稱金陵三俊。沂以正德中進士。官編脩。嘉靖中。議禮。獨不見罪。以山西行太僕連忤執政。致仕。不復出。

論曰。璘嫺治術。學有原本。不徒以傲物爲高。文行成術勵。不敢怠。至其推心小友。識之甦。蓋時則又是觀人一法。沂鄞人。父銅判長沙。有惠政。

陳有年 孫蝶

陳有年、字登之、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讀律、討論其意、以時望、調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萬曆中、陞郎中、復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首輔居正及中人馮保、咸贊成之、有年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生死止如原爵、正德中、張懋子乞恩、本部皆不可。即希忠。父輔。亦不敢。請。可。後懋雖得王、終不可爲例、希忠生前被罪、已足酬勞、殁後論功、輒難異等、時少宰署事、將已、會議依附之、稍易疏、後數語、有年立爭、少宰不悅、故削改語、但以有非原稿

上。內肯覺王希忠有。年。即日。乞。休。曰、吾封外無職矣。吾寧失吾硜硜。居正曰、此子敢名。當遂其志。十年不召。居正殁、柄共忻有皆拔茅進、有年復起吏部選法一清、歷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嚴懲墨吏。以身先之。上需陶器甚急具多、責奇巧、再疏極諫。上為量減十二三。歲半、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由南昌漁說。報可、明年、江西兩浙大飢、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杭、有詔平糴、有年請本省貿遷與杭。外販權行諭止。以遵詔諭、罷官、已而復起、歷吏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大察京吏、嚴核。京轉吏部尚書、直視事、即息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各庸門

狀謂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謝曰豈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伏朝廷清如一水民善明貪廉別邪正抑加意退讓士無作進有詔會推閣臣且命照拘資品尋以所推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孫丕揚不稱旨有年曰即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詬者使相臣由他途進臣罪大矣浮陽歸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及冠紳二事見者莫不嘆息至欲繪圖以傳故居火促一小樸居其家人而身寄蕭寺讀書自娛數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鉞一子入太學覺與其兄之子孫鑨子文中以進士歷武庫郎肅皇齋居以鋼言事諸臣屢興大獄上疏極諫中官不

以聞、江陵奪情、以光祿卿家居、十年、起大理、時都御史吳時來更定律例、龐爭之、得請、歷吏部尚書、時徵聘之典久廢、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元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敬臣、選授如元卿官、皆予科目外不次優擢者、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曰、法之不行、自親暱始、首摘其姻戚都諫王三餘、而龐亦默其甥呂微昌、微昌者、文選副郎也、上以專擅切責放歸、卒謚清簡、而丕揚別有傳、

論曰、清介二字、獨於銓事更切、而恭介清簡二尚書、謚不濫矣、

陸樹聲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南直華亭人、嘉靖辛丑、進士第一、相嵩當國、必責賄予官、嵩子世蕃知樹聲無所携、俛曰、淳庠綫可矣、樹聲不答、次湘張治、不語樹聲。為之具金幣。伏一詞臣介也、謂嵩。至嵩門、治所遣持金幣者。投簡樹聲。使自獻。樹。聲。愕。不。可。介。者。納。簡。樹。聲。袖。袂。入。一。揖。出。竟。不。露。簡。嵩。送。二。人。門。顧。金。幣。云。何。樹。聲。若。無。與。也。者。嵩不悅、告歸省。歷編修、上方視簾リミジ以一進、樹聲獨無所預。日與同人學問志業交勉、艱歸、起南司業、一上職即告歸、起諭德掌院、不上、晉太常、管南祭酒事、著叢語及條訓十

一、六諸生、舉進吏部侍郎、引疾不就。穆廟立、起原官、又辭、再以原官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拔淮、復歸。壬申、預推內閣、即拜禮部尚書、既辭。不允、神宗初立、江陵方引重。處之甚無所親疏。既十上、其中辦宮府。擁觀侍。作貂璫。尤觸時忌。引歲不滿歲也。舉范文恭以代。江陵挨起者節三十六人、樹聲居首。堅臥不起。弟樹德、解中丞歸、白首怡〻。恬情山水。樹聲年八十、加太子少保、子彥章、以進士行人使終養。存三分間。年九十七。無疾而終。先一日。手書自以肖。冗。國。恩。毋請卹。飭子孫致身報國。不他及。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自釋褐在官不十年、林居五十年、書讀書也逆十易、每

言世法中惟應取薄享可延壽命之原著有陸學士叢春善俗毗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訣籲理甚精傳者楊之為銘

論曰難進易退平泉有焉其深於易也夫

海瑞

海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登嘉靖中賢書、瑗居大海絕島、多黎人化外、瑞為諸生、輒者平黎策。計偕上之、不報、既不第、就南平學諭、瑞主倡明師道。首揭鄉保劍獄之辦及孟子不見諸侯之守。以廣厲學者。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猶文。行。一意。遷淳安令、瑞初入縣、即以祀神勝餘、召丞尉學官弟子者老、以次列俸陳。所為。奉法。守。下。意甚。悉。侯田民稅。踊代疾苦。署中有隙地。課左僕樵蒸米。旦夕取自賠。吏書候事、聽歸農。都御史鄢懋卿、相嵩黨也、總制八省鹺政、出行部、且迎嚴、先以用事私人。

入浮劣論意瑞執以閉楼御覽論法郭懼過道去朕御史
表癖論調之改知興國與國疲弊民苦浮糧為患瑞條八
事上大中丞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竣事陛戶部主事時上
好玄修百官道服從事瑞抗疏諫曰陛下天資英斷即位
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乃銳精未久妄念牽之
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
濫名器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
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
夫婦天下吏貪將懦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
年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今日所賴匡救而歸之正

者、諸臣責也。乃復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陳善閑邪之義。邈無聞焉。且陶文仲以術主長生。陛下師事之。仲文旣死矣。學仲文何居。上覽疏、怒甚、抵于地。繞座叱咤、久之。拾地而三讀。意若爲動者。留中數月、諭輔臣徐階曰、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以前。安能視事。已又曰、朕而不自謹惜。致此。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詈。會上疾煩懣、乃下詔曰、海瑞詈主悖道。錦衣衛詔訊、刑部尚書黃光昇擬大辟讞上、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寬請曲貸瑞罪。上怒、并下以寬獄。上崩。莊皇立。乃釋

出為兵部主事歷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瑞威武甚有顯者以瑞至夜易其門顏而熙往日監造中人出輒八輿至是減其半瑞恨吳民投獻之弊每獲主者名輒漸斃不少貸窃嘆天下欲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壞而不復亟宜盡奪富民田不得已為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其意揆在明冀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行部松江嘗故相徐階貲產太盛黠民詣瑞陳詞萬人瑞下副使蔡國熙附爰書而階子孫親黨戍遣殆盡刑科給事中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片紙尺帛間恐非人情如瑞者宜與兩京清秩以

風激天下。上不聽、已科臣戴偶翔復言瑞受訟動盈千紙。傳儕官紳相視如仇讐。禁錮戶。不得究祖貪民、不得究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遂解撫事、頤督糧儲、尋即裁革糧儲、但免歸、瑞歸、不能溫突、泰如也。萬曆三年、撫臣御練薦起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卻大臣辭讓故事、扁舟詣京。人無知者。輙疏陳貪墨吏。以為國初尚有剝皮囊草之令。律受枉法贓八十貫、絞。今改從輕。犯准徒贓無重刑。決不能懲。尋轉右都御史、約束諸御史甚嚴。故事、南御史赴任時綏、瑞奏諭、至有逮訊褫職者。一御史偶陳黎園私郵、瑞集諸御史堂上。奉高皇帝杖御史故事。必杖之。諸御史力

請。不。可。得。瑞在留都。一意約己裕民。盡罷無名浮費。理根排杖。毛舉細條。入見為迂。而瑞新在必行。留都民若死董負。出湯火。城中縉紳之家。無敢劇飲。而花斗首飾子織諸度。與舫頓絕。御史房寰上書、力詆瑞。而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同疏斥寰。皆外謫。瑞亦乞骸骨、不允、卒于位、年七十有四、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為嘆息泣下。諸御史捐金殮之。都民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蔽兩岸。號聲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賜葬、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瑞學以剛為主。故自號剛峯。語邑人學士王弘誨曰、今之

贇閎者只一味甘苐三古之厳何由而見又言鄉原去大奸悪不遠盗予功不枉禹下當以悪黨原為第一

論曰忠介頗為已甚顯不近情而黃秉石至稱為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似太過然明自中葉以後非甲科即異才碩學無由得遂其用剛峯故矯用而寔本於無然以是而為傾動朝野及李吳人朱良詩以吊之有曰批鱗直奪北斗志苦節還同孤竹清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一清字槪瑞生平矣相傳內海子有木妖作声為祟帝歷舉諸大臣以厭之不為止最後曰送汝至南京海瑞處寂然妖竟已

查應兆

查應兆、字　　直隸吳縣人、其先婺源籍、南居宣國以文徽商也、幼英邁、十四試童子、郡守大奇之、成正德中進士、為工部主事、閱職時、罷輸在兵曹、與共事、諸臣者、為惕息、已視權勢、浙奄尹烏數者、方倨傲、諸使者無敢出一言、應兆與二御史同報謁、便且攘上座、笑而卻之曰、公堂、奄即主客、禮不如是、奄倉卒無以答、而讓席、司寇林俊、及陳嘉言以忤奄見逐、應兆復命、大言諸內侍、奸狀、至請盡付西市、而白還俊等、雖不得請、一時號為敢言、調禮部郎、家宰有西廠、使人喻意、因面陳所以不可、惡為之愧謝、不果行、

既請裁緹騎之胥邀者舉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狗私查

儀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入臣奉尺一。爭當舍

決。有所侵亂之。李為之詘。永嘉捐以其賢也。重之。置酒會

第中稱述主上明聖。謂咎。可謂有君如此矣。永嘉怫、適復

忤他貴人、遂火之發議山東轉粟遷右、其所灌輸法甚便。

時邊將多貿首功、淺削其下、為舉成罷繩之。遂兼覓患于

邊氓。他日、遠戍有據城為亂者。詔在事撫之、曰、還我查公。

應。不竊。按察徐士。發奸若神。獄有久冤者。立白之。數引大

體。不為苛細。上方南幸故封、行宮不戒于火、多所譴謫以

才代辯。壯。廷。輒。譁。然。不。知。勞。悅、有加賜。時有以左道倖

者、故嘗為吏。嫌其恩。將言之上。應兆聞之。歎曰、吾。吾豈以是。盡。失。吾。素。遽。謝。病。歸。卒、

論曰、按劉鳳吳先賢贊、稱應兆守職奉公。持畫一。無所怵非利害。又云嘗按河間獄。竟之。無所避。歷方伯閫。右握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斂手聽。屬吏知不免。多投劾去。蓋吾氏有兩閥。潘其一。吳齋約。亦以清介聞。閩人祠之至今。

朱光濟

朱光濟字克明雲南蒙化府人王陽明謫官龍場光濟以諸生從講學舉於鄉授重慶府通判直道為民有僉事下依市贅光濟持直入白曰通判幼知讀書本學齊也僉事大慚會有獄變人危之光濟悉捕獲無脫者居五年謠誦滿道遷知錦州中勢宦私役州民為常光濟禁弗許一日有稱尚書家人徽州民栽田光濟問以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例也光濟揭律令視之其人不悟而索愈急光濟呼吏開獄囚罪因使令之曰此數百指可衛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光濟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直而

不。激。不。怨。之。三年、陞西安府同知、故事、謁識造璫、率拜跪、光濟曰、吾膝豈爲折人者乎。璫聞、獨降階迎。每署郡邑、獄中多所平反。尋乞致仕、撫按監司皆勉留、不辭去、即報已陞黔僉憲、光濟曰、即爲僉憲矣。定味只如此。人謂光濟知道之言。家居徒壁立。友人李元陽予之田以卒歲。

論曰、此。猶。龍。場。驛。官。之。教。也。夫。

劉貢卿

劉貢卿、字觀文、河南鄢陵人、以一擧授肅寧令、即逆璫魏忠賢梓里也、時璫逆焰熏天、威權震主、邑中半為璫州黨、惡化尉狀狂嘩于道、氣凌上官、漁食下民、貢卿守正自矢、中立不倚、與璫均禮、左右危之、貢卿不顧也、璫出金作地、建塾市恩、不應、璫復大築城隍、諱示、且諷貢卿申請建坊、貢卿曰、名義至重、結交有律、訖不為、請璫卿入胥、金吾揚六奇、璫之戚也、方嫁女、車馬連亙數里、呵殿聲振地、貢卿方出郊、不避、輿不得前、勉息道左、縛其婦翁、杖之、六奇恨為齊愬于璫、璫傳應星、常歸休沐、氣焰張皇、左右謂貢

卿性謹曰文不光武郡其邑長撫光下部民之理祖持久
之應星終不一而其他豪右惡少市虎街蠹條皆聲塞擇
入而食者實卿甚寡諸法不少貸一意不附權貴以為盡
職於是崔呈秀條上封事盛談逆璫損貲修城有保障功
而劾責卿不為經理及誣以垂涎帑金婚肯稱職歸責卿
令三載幾二十萬皆註上考常念守身無守官同好名與
好利未有愛其身以有為而敢辱其官愧其名以自全
而可況以利者魏敗薦復原官遷戶部主事
論曰豪觀文之職乃欲以劾節著聞為益難矣璫僞
為寬易以要譽須故觀文得二年海且細不足為過

慮未及也雖從寬亦及之矣夫觀文豈未知一房賺熟
可不次上公之目哉

李廷機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福建晉江人、貢入太學、隆慶庚午、舉人、順天鄉試第一、閉永春深山。絕意塵俗。名重一時。萬曆癸未、見南宮殿試第二、授編修、歷右諭德、掌坊事、充經筵講官、陞祭酒、每升堂見兩生抱牌上書懸齋嚴肅四字。謂然曰、此高皇帝之所爲教也。一遵前祭酒宋訥學規。陞南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慎詳、拜戶工事、設法節省、然書事竣、收一線作光、會訛未決、廷機以禮部左侍郎兼、首署。帰奠之字。從者十兩九。獄定、廠臣以上意、求爲其詩作序、謝曰、恐爲上所知、未便。議采館簡便之法。止以教生

之結。責觀夫一宗歷冒者罪。餘四結皆免。而儀賓可不給
祿。即以郡縣鄉主君之祿。贈女及儐。而求婚常儀亦當議
省。著為令。是後奉府之不得濫郡爵。益府之不得服內請
封。廷。机稀之堅。冗。不。奪。議通貢、省豐潤等五驛三萬金。以
為典。時留人惡藏求貢、挾會。共。不。戴。廷。機。請。卻。其。方。物。而
姑與之賞。以杜濫貢之端。丁未、以禮部尚書入閣辦事、意
欲省議論。明執掌。毋相軼越。嘗論邊事、以為斷不可為、閒
洪妝目、苣。豈。可。絕。乎。請。詑。可。杜。乎。持。此。不。變。吾。憂。其。後。矣。
在閣九閱月、以頻言乞歸、積成日講、并吳録及閣史纂、閔
朝名臣言行編、刪通鑑帳理等書、居恒喜誦羔半之詩以

為正直必本於節儉。仕宦三十年、蕭然如寒士。四十六年、

卒、贈少保、謚文節、

論曰、范之元氣。情真二字。所全多。論建事二弊。未見、

以快。所欲。中。却所棄十一條。無或疑也。刑部尚書。擲

以為清。光。豈其違四明之指乎、生光忠詐。貫天日。不

渫白。死而為厲。廼見諸御史沈裕中書病中而猶借

以結案。則彼厲胡不及主峯之九我也者。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別號蓼洲、直隸吳縣人、成萬曆癸丑進士、司理福州、値稅閹高寀之變、受撫院檄二司、順昌獨倡言、見鳴鼓聲罪、上聞之、為撤閹以東、異推吏部主事、歷員外郎、性情堅崇、欲謁賞有殊嗜異、詢之知吏入參少許、嚴絕之、於時局雅無所向背、而與吟自別、常推一大僚失要人意、因嘆曰、君子與小人、勢分水火、即君子中亦自為水火。安能曲徇諸指謫者、在籍、天啓乙丑、給諫魏大中被逮、順昌輕ゝ候款曲、相持哭、與約婚媾去、會織監李實、因私怨、奏罷府丞楊姜、延撫周起元以為非制、執爭之、忤璫、并

凡罷時無敢手板候於起元途者。順昌獨爲文以餞之。并情淋漓。指斥不少避。忠賢怒、捷指漸周採毛一鷺陰伺順昌短、順昌素貧。祖遺山田二十畝。不益一椽。敝風雨數椽。寒暑也。夫人吳氏、不知金珠。銀釵一二。歲強半在質。情于牘字。等閒金。而。獨。爲。其。鄉。身。利。弊。最。於。蓋。清。白。一。節。矣。一齊無所指、忠賢乃嗾其黨御史倪文煥、譔採怨家言、誣奏奪官、順昌偶見所爲無將錄、未列己名。大以不占黨入爲恥。内黨、璫皆識監李實爲名、追論故則撫起元朋立門户、濫于請、所中周宗建、繆昌期、已先被逮、復逮起元及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共順昌爲人、繼騎南至吳、順昌不内

額、勅許龍樹菴僧為之額其堂、久不付時、乃大書小雲棲三字、筆法道勁、徐書年月於後、擲筆出就詔、則士民為號覓者已仰、入中途毛、自度不勝悲憤哉、號豐順昌、一日三遷、而遠近會相聚探、千有餘伍、動數萬、或議、或泣、或悲罵、或搏顙籲天、或買卜推吉凶、或主歛貲助供億、至有不言姓名、賣衣拔金而去者、或擬趣裝走都闕、寬有不識吏部面、深一見、叩頭如覩祖禰、或其擠塞不前者、從門外遙拜、欲獻不忍去、通國皇皇、如赴父母之難也、于是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等、謂當為吏部計萬全、勿過激、百姓許諾、咸執香兩中、煙塞哉不辨咫尺、群伏使者署、王節等前曰、

萬口一心。願爲吏部死。明公東南重臣何以回天意而慰民心。中丞語文離、固無意順昌、思閣讀華事、御史徐吉語中丞、龍逢比干亦人耳。今日吾爾兩人當勉之。兵使者張孝爲贊加中丞倪欲託故還臺、衆擁抱不得去。諸生五百入哭。百姓群應之。轟如雷鳴。下至輿隸亦撫膺悲不勝。忽旗尉乜字持械出。厲聲東廠拏人。意莫大。東廠可以。拏衆。怒。于是顏佩韋等擬前詰旗尉。旨出朝廷。乃由東廠哉。即東廠安能逮吏部。群和之呼。忽如山崩。但書然而登攀折欄楯。手批緹騎文之柄、武絕。諸旗抱頭東西竄。升木登屋。或匿厠中。或蔽叢棘。一人歷署劇驚墜。格殺之。餘皆泥首乞

命。身被重傷。無一免。其踰墻而出者。墻外人復痛箠之。或跳以僵。僵齒入腦。一人立斃。中丞大怖。須介士舞刀入衆益憤。以為中丞行救我。爭投瓦石。如飛蝗。於道孝。急縛介士捷之。衆稍定。順昌徬徨無所屬。徒步自詣巡撫。巡撫不能可否。以屬縣令。是日也。別尉之逮尊素者。舟過吳門。就驛。聞變。尚不以為然。橫索如故。驛卒心易之。皆倨傲不應命。怒而詈。則亦詈。諸旗不得已。身出市。強勸酒脯。市中人大呼。緹騎復至矣。一閧焚其一舟。所賫牒帖。俱盡。諸旗逃。扶木泅對岸田中。田父老持梃鋤代撻。逐之。後浮沉數里。至僻處乃敢登岸。郡邑夜使人從血肉中扶被傷者起。

滚滚不勝稍聞人聲則股栗求放中丞去甲士衛之而家
聞讀暗野人不跡之地或微言諷順昌竅水莫濟矣無從
自若順昌數曰以小臣冒大臣不辱之義非禮也行必死
死必作厲鬼為高皇帝殺賊李存此言入他日順昌本傳
走書故人吾惟辣此一片鐵以不負所知時獨諸生朱祖
文從左右無遺力逆發聞變涕隨悽歸罪崔呈秀以呈秀
之常發手疏也呈秀至欲自縊而李實聞變閉門哭目為
腫火發已而有旨周某逮到酌議小民眾即日解散免究
已而中丞疏再三上謂斬得首事姓名三吳以安闓乃復
肆欲與大獄方辦黨案誅室中忽地震及廠災當坐鴟吻

忽墮所牽二小璫皆被擊死心疑且止詔褫人前斗衣巾、而肆顏佩韋五人于市、順昌入鎮撫獄、煩燬鍊、誣坐贓一千兩、身無完膚、順昌罵不絕口許顯純椎落其齒盡、順昌猶含血噴其頭面獄卒顏紫、以墻指手、殞之魏吸嘴、順昌太常寺卿謚忠介厥後于茂蘭祠鄉賢復祠闕名宦諸生王節等、戒復贊序、詔毀逆閹祠肩丘、葬入因廢祠基建祠佩韋等遺骸以葬樹碑藩然題曰五人之墓五人者、佩韋及馬傑、有殊加楊念如、故業鬻衣沈揚、牙儈其一吏部典天閣文元也有激論源入者過吳門、適毀魏祠遂為文哭祭五人一鶯既得遷秩還家、方對客、讀邸報、嘿然入內、客遂

列、聞哭聲暴卒。夫廣陵人言倪文煥白晝見有五人於
貌甚偉。哭中堂。須臾擁旗導順昌至。文煥懼。率妻子叩頭
請命。庭下石井開。忽起舞空中。良久墜地。尋返。撫膺。天。
朱祖文、字完天、與順昌同里、毋鄙、順昌以開大吏、得摭獻
之、既周旋獄中。為閭閻乞貸捃摭。所坐贓稍就。而順昌已
死無及。
論曰、吏部非有异器之忠於其鄉也。安關怖。告出禍入。
非尋常倫比也。王部五百人。讀書解大義。故爾佩萍苹
屏然。井市。樹木葉。姓氏於史部。生平見縣尉漢。而亦户
顛不以語。一旦臨難。氣雄百夫。攖虎吭而扼手亦尋之。

竟使擁璫氣沮緹騎不復出都門五人即不生吏部生如吏部者功歸焉而吏部得五人不死死有生氣

朱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南直崑山人、年十六、其家捨為吳江道士、適有沈姓業醫過道士觀、無人、獨天麟在、醫諦視、異之、曰、孺子能飯我。天麟為執爨宿之。明日別去。醫乃告道士。指天麟、我必以女妻此十二。道士曰、若有女。何不可。必道士十二。醫曰、此十二者難詳此。遂以禮聘之。歸就舉子業。期年、以沈天英入小試、無不第一。天啓辛酉更俊南雍、改分姓名。為戊辰名進士。初授饒州司理。有清名。奉命察南昌諸藩。內艱報。王竟不回署。典衣為行李歸。服闋以京官行取授翰林院編修。久之、家

何吾騶、同安公鄭芝龍附　讚曰

哭別，挈家浮海去，抵桂林，己丑，桂陽後，以天麟為大學士，

隨駕入滇，甲午春，勞瘵而卒，著無一物。

論曰，天麟間關嘗瘁，百難俱嘗，身且不顧，何有身外，余

知是錄中列在邸也，與錢肅樂、孫嘉績一等也，即不與

金堡等，例擢遷而受大學士，以卒知志清。